

查東山著國語殘本

浙語

中州語

舟

山前語

楚語

閩語

臨門語

虔南語

江右語

已未年閏七夕重裝

求恕居士署



浙語一

徐石麒 缺

浙語二

查木山筆

沈仲方閱



高岱高朗朱大綱張鵬翼周宗彝馬鳴雷方維新沈陵蔡瑛許

良港起龍僧穎石徐職
方徐汝琦通城王盛激

高岱字白浦世千戶籍居浙之滙海所性恬淡不隨時好游學京師

詹事李括蒼館穀之當崇禎庚午借籍登順天賢書有乙榜居首者

許岱非籍時功令嚴竟草岱京師諸顯達惜岱被革爭延為上客久

乃歸浙甲申南都新立以恩例復賢書魯監國紹興授職方司主事

成巖重自守善撫恤軍士敵以下咸樂為用丙戌越事敗成避居鄉僻成有次子朗先以諸生殉國難云朗字克揚乙酉以父命執贄余門尋余從子馨令會稽錄童子試克揚尚未冠得第一例覆試題為事君能致其身克揚直用武侯出師表成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作題破邑令歎息曰此子行以忠孝著聞者哉已列膠庠俄監國渡海克揚獨詣蔡林廟誓神粘所著檄文祠旁還荷槊見父曰兒將為所欲為父白浦以大勢且去力止之曰即否許我死父始哀其志不果禁克揚之師卻孟遠囑其同學陳虞生善伺之中道虞生默念曰朗將死忠某既不能安得厄以師命輒託故別去朗整青衿走備浦江問渡嗣至中流朗忽起躍水梢子拔遽援以手朗騰擲不得脫嚙梢子手痛得脫去隨流下同渡驚愕多為泣下備江潮汐往來高下十餘丈明日家人浮舟招魂第望洋一哭舟子乃從故躍處試以篙築之曰此予手負痛援不力處則篙如附物有衣襟鈎篙末起視則朗屍也里人益駭重之白浦歎曰朗兒導我矣亦竟具櫬正寢餓十餘日未即死忽作克揚言曰兒朗為帝廷所鑒明午來迎大人果明午白浦整冠帶逝蓋克揚初欲盡瘁見節徒死非其意于是魂不化常影響江之渌紫海諸百姓共祠之如蔡林廟禱輒驗時里有邵大有者亦感克揚之義來陪白浦餓榻三日起謝白浦去曰死之難如

此翁獨為之

朱大綱字振揚海寧衛世襲千戶乙酉潞王奉杭州北款大綱以義集同官蔡國瑛許定咸來赴大綱議曰會城失守人心敢不去當有起者急回圍以待聘僧穎石為先鋒馳擊崇德新令殪一大帥尋以進士俞元良主餉嚴守海寧氣頗厲會城偏師自西南來佯不進俄一夜薄城困圍數日餉匱援絕國瑛守北門戰不利投河死定復巷戰被創死有鎮撫潘起龍守南門敗死大綱主兵見城陷投井死元良與兄伯昭皆見殺會硤石周宗彞五重龍山左尹等各師次第來援會城之軍見援師四集棄城去及左尹南渡空城不守者三月五重復退保硤石五重以字行已卯考廉聯合諸旅海寧崇德海鹽皆五重聲勢所及三方並應故大軍不敢迫久之硤中有大豪素與五重有源陰以虛實北告且為內應于是大軍四集內應者開一旁竇以招北軍內遂潰五重率眾巷戰死

張鵬翼字效先浙諸暨人崇禎中以副將軍分鎮山海關甲申國變總兵吳三桂投滿洲乞師效先率眾南歸與巡撫田仰渡海至浙東魯監國以田仰有蹈海功拜內閣命鵬翼駐守寧波復調禦三衛鵬翼部眾律嚴江東獨稱有制之兵丙戌二月封永豐伯常巡行城市身露立竟夜兵不得入民居禁私掠遠近感慕有弟繼榮尤英俊樂

為前驅初鵬翼率弟繼榮至龍游人告益陽王擅制諸不法鵬翼曰
請得聞監國王輒閉關不納矢石交下鵬翼不得已揮軍進城中民
啟門迎王中流矢因疏狀監國不問遂至衢時淳安與開化俱失大
敵已逼常山鵬翼令繼榮守常山進扼淳安與北軍搏眾寡懸絕自
卯至午殺敵卒過當刃折復出佩刀相拒日晡敵後軍繼至戰却退
至常山敵師躡之及關疑有備不敢入繼榮憤其敗績引佩刀自剄
北寺中六月紹興不守金華破八月及衢鵬翼與通城王盛澂及徐
職方等為死守計王督三門鵬翼亦督三門旦日為死決而通城標
將內叛暗馳約開門入敵鵬翼見執不屈死中軍徐汝琦亦不屈死

通城盛澂早引決矣徐職方同日遇害

馬鳴雷字伯臺浙千湖人介然自守不肯輕折人以例恩貢乙酉閏
六月千湖起兵應魯鳴雷與諸生馬萬方等手搏新令朱龍圖殺之
往戍嘉興不得進還忽傳有使者奉喜詔至兒童婦女皆歡呼鄉邑
士民填塞衢巷馳聽公堂者萬人詔有以今年為神武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云云其恩例二十九條時道路梗塞風傳南都復蓋鳴
雷與其黨偽為此詔以鼓三吳之義者頒布各邑聞者涕泣久之事
不實各屯漸散廢平湖復不守鳴雷見執不屈從容就法
方維新浙之紹興籍崇禎癸未進士未就選南都繼變維新一入舟

山魯王監國仍入內地從少年角起移屯開化以王正五復葵石為
將每有戰功唐閩加維新為巡撫都御史嗣魯唐繼敗維新出奔林
莽雄於常玉兩山之間曾和文信國沁園春一闋首云帝王治道春
秋書法其尾署大明臣方維新拜草暨各師廢散維新戰不利棄去
謝左右懷印隻身詣金華大言曰我大明都御史求死至此必與我
見爾鎮將一言而決既見不屈鎮將曰此何時乃相抗哉維新曰即
知不可為之而不成如今者可以含笑入地矣與之食不肯食日飲
清水數勺逮抗談笑如常時主者發滿營磔死海寧龍山有賈人兒
沈陵字湘岸年十三攻奕復善謳薄暮長謳觀者徘徊色動許效翁

沈聞大偕予偶過之載以歸舍董樞升家效文學撰文字多用詞家
艷曲就正效翁效翁笑曰兒未解制義因示以孔孟之書并王季重
湯若士小題教首陵敏慧一夜熟習之輒撫几太息曰士以此得當
時目遠高冠束帶無異人者哉於是揣摩就頗有別解蓋奕學故不
廢歌益善也年十七游邑庠同學盡游揚延譽獨不見取於陳潛夫
曰吾見其為兒湫巷中無所不狎侮乃與長者並坐陵拂衣起曰臣
中欲為何所不如公乃相厄哉乙酉六月陵仗劍問定海上受計監
軍荆本徹得兵符反號眾誑言海師已復潤州并下毘陵以壯諸營
之膽時所在挺起陵統之劫北兵於隘幸勝者再已而遇大軍於郭

店戰不勝衆潰散陵獨殿後中流矢歿於陣

浙語三 查東山筆 沈仲方閱

陸士鉉陸韜黃銑張實孚錢士馨吳統持

陸士鉉字古雪諸生浙江平湖人唐宣公苗裔祖大司寇杲也士鉉性端亮篤孝義立意以程朱為法少年腐之膺歲貢有所不平於時常取三朝實錄私自修訂於五經頗有闡發兼次兵農大畧甲申之變士鉉初聞之驚狂走室中逸可百十計口咄咄不解所云問之不應若失心者旋設位哭臨曰嗟乎二百七十七年此家竟奪去也復誦先帝臨難書禱語則又哭又走如是兩日夜嘔血數升絕飲

食三日腸痿氣盡猶手書吾皇吾皇數徧子六人環侍不能勸始終不及家事一語長歎而絕時以諸生潛通海聯合浙西者則有陸韜黃銑字元海寧人乙酉從父衛百戶龍與弟仲奮起復海寧旋敗仲陣死韜潛走期會太湖吳易軍蓋蠟丸潮汐五六矣最後被邏者所獲逮訊盛作夸詞不屈死銑字冲字餘姚人李父某以大銜提重較出沒武康諸山銑往來海口常以北情輸海故弄潮人得先為之備或發之口嚼所携書不盡數姓訊者按姓責名不吐掠至死體糜盡不可得一人竟死張實孚亦嘉諸生也戊子陳倉起兵陶坑破東陽實孚亦奮永嘉之六甲山以應之久之倉敗實孚寡聲援據險

自保壯師招之不肯赴久之食盡衆散有健兒最少勇於義實孚故
曰度吾不能復起子盍以吾出為功健兒曰是何言請先自剄公前
明不二實孚曰果如是當並屬所善僧某遂傾囊六十金付僧曰以
此金埋吾兩人土惟僧以棄溝壑亦惟僧又以三札分上當事書于
石壁于是止衣冠自縊於古松下健兒亦抽刀自剄實孚之旁僧果
收兩尸棺而瘞之然後以所書石壁事鳴於當事中有云實孚死明
為順於壯師之逆矣壯師果不容有逆子則吾兒從重典可也母老
不解事惟哀憐之壯師欲發棺以驗虛實忽大聲起於石壁、裂懼
而止母與子俱獲全當湖錢士馨字穉拙志不隨俗喜讀漢以前書

下筆雄奇自負世多笑之惟與曹鑿躬俞右吉為詩文密契既而選
貢游京師親遭國變據所見勒成一書名甲申紀事携之南還出都
飲故人酒詩一旅次春風逐夢過且彈胡拍賦長歌銜盃豈是忘愁
者不醉其如天下何平昔山川誰共賞亂離日月正無多幾時江上
銷兵氣好汲安流洗盡戈適有周王孫者在太湖諸營中事敗匿當
湖士馨哀王孫而進一飯復過訪郡文學吳巨手吳亦以王孫故禮
貌之助以資斧或寄宿於吳名統持乙酉仲夏傾家鼓諸義勇城守月
餘城陷巨手奔浙東抵閩唐藩稱尊於福州愛重統持偶與鄭芝龍
忤辭職閩敗歸禾當其少年負奇與穉拙聲望相亞或發周王孫事

二子並錮武林獄踰年獄中杏宋刻梅花石巨手有詩云南宋梅花石偏於獄底存雪時鮮瓣顯春盡弱枝翻祗有橫斜影曾無斧鑿痕
幾多垂死客和血暗中捫又示獄吏詩此囚原辨死金鐵喜囊頭獄吏憑驅遣掄錢不浪投有愁惟獨飲無食合相周何得拘常例仍嫌禮數偷其詩多矯屈見志久之以無所跡得釋二子家破雖困極不
隨俗俯仰錢更傲睨人恨之借甲申紀事以駕禍錢憤懣而卒巨手
聞錢降亦悒鬱死年皆不及五十

浙語四

東山散

墨庵補述

朱大典飛國維

張世鳳沈蘭吳邦璿方召熊汝霖

乙酉五月唐潘入閩魯主起越閩越舉義各事其事如人之左右手

不相為用微論閩越即紹興金華隱若敵國越與越亦不相為用當

是時至華朱大典

字未

以原官兵部右侍郎弘光加尚書大典自南

都歸募土人城守以沈蘭為中軍備戒嚴人始有固志適南都總兵

方國安以奸相馬士英東渡竄金華大典惡士英檄討其罪狀閉關

不納國安攻之不得入會義興伯鄭遵謙北禦錢塘國安移屯東與

義興協而東陽張國維

字玉

原官兵部尚書魯王監國進東閣大學

士監方國安軍與國安恆諸營無所統策之不應國維疏請築壇循

故事拜國安荊國大將軍以節制江上而諸師不相統如故也閩中

知金華獨自為戰密授敕監國聞之晉大典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唐晉大典亦如魯銜大典兩受之唐主擬視師駐蹕金華已不果是時江上魯文武皆因大典受兩銜咸奉表聞中謂閩越合可以為名方米合而兵無敵矣隆武乃下詔監國以御史劉中藻為使文武諸臣皆曰今日情形不宜與唐二開詔便獨兵部尚書熊汝霖國舅張國俊中書舍人謝龍震與閣臣國維四人不從眾議遣職方司柯夏卿等致書於唐稱叔父云々江上諸臣已潛奉表於唐矣國維伏劔伏闕曰臣得以義責諸臣夫魯以數郡起憑匹夫之怒當全盛之敵破矢折戈旁若江上者累數月而閩以回遠奄然苟安即不助予乃令束而待命今日請太祖高皇帝坐定此案唐魯得失豈止尋丈哉且夫乘人之危而因以利之者不仁孤人之勢而陰誘其眾者不義亦思魯眾一退當堅者故非唐乎是自破衛也以身為邊也凡我有官君子天事於魯移奉叔父亦稱二心即以勢臨孤危當為國死今日復有以奉閩為言者臣立斬之羣議始息中書龍震猝起辱詔使劉中藻於廷中藻倉皇走入金華大典重為之禮以兵衛之出境乙酉十二月國維見查職方嶧赭山之捷令其子將軍世鳳從國安突進米橋以長河國維之師為後援機露北師截援長河師潰退歸前師深入遇敵伏漢土選鋒五千亂竄無復歸路皆解甲降國安得

脫而越勢大沮國維深悔之會蕭山公署掘地得銅礮四十二上書
洪武年月一時以為祥國維計作神砲領之睨江一發抵武林破塚
再發而砲裂不任用敵頗畏不敢進丙戌三月閩中閣部黃鳴俊偕
定鹵伯鄭鴻逵以師出衢州窺新安魯毅閩師入界遣御史柯夏卿
王紹美出講堅共事之約行急不脩犒金華大典遣使犒軍閩師喜
按伍而去三僮得汰毫無犯或謂大典曲事唐夫隣境出師以衛社
稷我有同患供其脯資餼章以捍牧圉禮也我則無禮而以行禮為
曲無乃不可乎金華城守不備江軍實有數故金華之餉頗饒大典
軍令嚴令營卒有私取民間物者以法夏四月中軍蘭偶犯法見戮
臨刑大呼殺蘭吾見朱公不能獨老金華也五月方師大潰於桐廬
守江飢卒不復振未見敵而走北師於桐江上流東渡監國入海國
維還東陽東陽破或告國維入山避敵國維大言曰誤天下者學文
山疊山者也投池中死子二長總兵官世鳳逮至杭與同事五十餘
人並被害北師既下紹興追魯於台不及溫處寧波皆下乃以全師
攻金華大典閉關拒守矢石交下敵間受傷乃以書招大典囑以封
拜大典峻詞拒之俟閩援不至大勢將蹶有吳邦璿者山陰人以
都督同知代沈蘭為中軍曰事急矣請裒身出戰大典許之乍遇敵
敵以偏師來誘我師稍捷遂乘勝而前北師邀截其後前後受敵敗

還創甚令其妻縊死而身詣城隍廟四拜自剄俄而城陷大興縱火
自焚其家人盡而身躍入火死時有江山令方召善恤其衆聞金華
被屠泣諭父老孤城不足抗徒死無益整冠帶同其妻赴井死百姓
哀之共為營葬祠於邑中

論曰越以閩為後應閩以越為屏蔽彼此同力或可以自存而不相
呼應古人有云唇亡齒寒獨不聞之乎惜玉筍在廷以公心鼓衆而
衆不應未孩寸婺相通閩越而閩終不為之援所謂閩與越不相為
用越與越亦不相為用也余故感朱張之志序次而合論之

浙語五

東一散筆

墨庵補述

陳函輝陳潛夫

自越事起有奉魯而不以事自見者為陳寒山奉魯而拮据江干者
為陳玄倩不事事敗咸慷慨赴水稱二陳云寒山名函輝初字木叔
生時父三槐夢楊椒山過訪迨長折椒為字隨父之任南康入曹洞
山受性命之學留意禪悅胸次蕩然丁卯舉於鄉居小寒山讀書山
寺寒暑不輟因號寒山子喜與方外游頗類盱江之黃海岸名端初
海岸為寧波司李廉靜恬退久叅洞宗常延緇流入公署寒山偶以
公事往謁談及濟洞上溯曹溪機鋒各出語至移日不復言所事而
去後海岸改補杭州司李丙子分考得一卷奇之秉燭朗誦至夜分

聲徹戶外鄰房傳以為笑評其文云此士之特立救正時弊者及拆
卷則陳子玄倩初名朱明卷也玄倩亦頗自負讀書舉大畧好任俠常以
身許人與同座有不合大義輒叱去當南浙無事時曾携所知往紫
陽庵坐石飲太息曰吾安得死所如史策烈名字動人耳目者同坐
私恠之會漳浦黃石齋言事戍浙講學大滌山中杭紳陸鯤庭培負
文望謁石齋乞為先人志墓纔通刺玄倩以陸子初不與東林之席
笑曰石齋先生座豈有鯤庭履跡哉復微詞其父石齋由是以疾辭
未之見培聞之怒壬午秋登樓社中友有得雋者玄倩輒譏切其闡
牘培固登樓社中人也益怒偕其黨檄攻玄倩杭士多忌玄倩羣攘
歎曰鯤庭顧能為此並疏浙西死義十人列培名於首請加卹論者
稱玄倩不以初怨沒鯤庭之節云丙戌二月命與方國安合守嚴州
恐餉不給謀運米於溫台取道於海而寒山將至溫便道還家與僧
湛明約圖結茅雲峰無志任事監國敦促晉禮部侍郎竟不就潛赴
雲峰以處士衣冠習方外威儀晨昏課誦如素所熟習者五月方師
潰於桐廬士卒棄營東走玄倩急還小赭欲保會稽而監國駕遷將
及台矣或勸玄倩且肥遯笑不答乃設奠祭先公存之先生出繼母
拜堂下以書屬其弟令妻妾互縫其身衣蓋妻妾兄弟孟氏也小孟
有娠八月矣伊父完初在旁欲生之玄倩不許大孟素知君子必殉

國願從死至是欣然與偕黃昏至化龍橋是為五月之晦戍天與水
昏黑忽水光一道如電可十餘丈二孟從水光相携入水玄倩大笑
曰孟完初乃有此二女哉舉身赴之年三十有七子南篁甫十齡得
無恙六月北師入台未嘗按籍追求荒遜湛明對寒山云雲峰片地
公可終老寒山瞪目視之自書年譜末云徐陵五願唯誓出家文山
七歌尚思殺賊輝得其死所矣遂預作埋骨記貽二子臣謙巽之令
家人從僧索故曆曰六月之望可了作詩文如常望前一日晚課畢
急竄入方池水淺不得死僧競持起扶入卧所頃之闔戶引縲盡年
五十有七有云命詩十章錄其二曰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一字
臂起海昌范文白朱近修諸子咸應之獨東山與沈闡大倡言曰陳
子持大誼吾黨益友其於父母昆弟孝友切劇多有可稱者安得以
一人私仇震驚闔郡乎禾中陳子木恂曰吾固審玄倩素館留玄倩
及其家屬於是陳與陸兩社賓客子弟各數十百人川舟為陣口關
於禾之東門積三日觀者數千人玄倩與鯤庭固未嘗知之也癸未
玄倩入都不應禮部試徑就選君中以危地授開封府推官開封
被賊決河已陷沒玄倩駐守旁邑逼寇甚飛疏云河南尚有可圖之
勢河北實多累卵之危擬請重兵守寧懷遏賊未報而京師陷因與
西平將軍劉洪起共事擒賊偽官五人上捷南都復諸郡縣以功擢

御史巡按河南奸輔馬士英勇除不附己者玄倩言事率多忤復與
廣昌伯劉良佐合疏護皇妃童氏入都上方窮選蘇杭殊色不復念
舊士英等迎上意曰此妖婦也命逮潛夫乙酉五月上案南都潛夫
出獄間行還浙當是時寒山忤上官失職歸里踰年矣閣部史可法
表函輝監軍河南道與潛夫撫輯河南北函輝辭不就值魯主避難
於台遣使就問而北檄已至寒山蹈水者一投縲者三以家人伺救
不得遂已而魯主監國紹興函輝與總兵吳台伯有扈從勞擢左春
坊進詹事府少詹學士奉諭聯絡溫處而潛夫亦渡海率所募家丁
入覲命以原官治事加太僕寺少卿監軍小豐側聞陸培仗義自殺
只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手著遺文千頁尚留副在名山正學
禁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湛明為治其後事前此乙酉五月海岸已
致命南都別有傳

浙語六

東山散筆

登庵補述

沈乘呂宣忠王毓著潘集周卜年嚴于鱗潘國緒葉尚高朱奇

生鄒維則楊守程卞子厚沈宗埰徐睿谷

范香

王翊

龐元培

傳曰浙之士十有五人有倡言名義辭出於口即見殺者為沈乘義
勸其師劉念臺而以身先汨羅游者為王毓著感慕毓著柳橋之義
操文泣祭相從於水中者為潘集感集之祭毓著大聲讀其文於水

次決志赴海者為周卜年與毓著同學交善而恥毓著之獨為義者為嚴于鏐恣為大言震駭敵聽招挺刃以自見者為潘國緒有杜門日久不與時事江干震動渺不相聞及大軍至浙東故以儒冠博帶傲於郡守之前甘心自盡者為葉尚高有久居山中跡者不至東浙已下忽挾公服而出自沈於河者為朱奇生口不傍名義身不列戎行混跡流俗隨眾出迎大帥忽聳身蹈海者為鄒維則以完髮見收責令薙髮而寧與頭俱去者為楊守程以全髮繫獄不食死者為卞子厚往來上下江出入敵壘因友罹難不忍獨生者為沈宗琛其奮槩起事戮力戎行不移其志者則為呂宣忠為徐睿為王翊而最先見殺者為仁和之沈乘夫乘何以死也乙酉初夏南都失守潞王在武林總兵陳弘範勸王北降以保百姓百姓喜謂王愛我無使我百姓盡首膏北刃也時群議公遊乘獨大言誰主降議、降者不忠當斬今大帥方國安率所部銳師自東北來闔師鄭鴻逵以其眾還閩尚未離浙以王命臨之可檄而至也吾五營重兵皆東陽義烏之產頗能戰自越及閩西接豫章兩廣雲貴猶吾故物奈何廢大義輒俛首偷生乎請急空武林門外宿諸師急發一旅扼崇德水陸兩路合崇德城守之士以壯軍容內保堅城徐俟外援西聯婺北合茗雲會師於禾城中興之業在此一舉百姓猝聞之以為諸生撓國法貽禍

一郡閔起數百衆立攢殺之分其尸骨盡及閏六月之十三日各路兵起遂有悔殺沈乘者初乘欲扼崇德水陸諸路收合其城守之士俄而崇德之呂宣忠倡義以應魯時魯王監國紹興宣忠由間道渡江謁王曰臣本書生臣年二十有二臣日食粟五升臣力能搏多人臣學頗知通變臣有死黨數百人臣能為內應於浙西惟大師速濟監國動色即日署總兵都督僉事復進言曰北師恃馬我多步卒易見短莫若用水師以勝之浙真相接左右多水鄉北騎從塘上來我於叢密處出其不意猝以舟師進前縛芻為人以誘致其箭：易盡我用烏鎗以敵其馬：踏人盡墮水足以奪其銳氣預聯太湖之師擾其後我擊其前則嘉禾不受兵而蘇松皆可圖之王甚然之適前兵部吳易駐師太湖特疏宣忠可共事加扶義將軍還部其衆應援太湖丙戌三月大戰瀾溪三日夜不解甲各較失利宣忠所部獨全五月魯敗宣忠見根本已喪不可為棄其衆削髮為緇流入山時吳易被執連宣忠坐獄有丐服從島中來者行金獄吏得入謁宣忠行屬禮甚恭宣忠驚扶起曰此何地立死矣丐服曰下吏奉命至此凜將軍威嚴不然褻朝廷且廢將軍法宣忠在患難使人不敢玩如此急令之出未幾與吳易等五人同日就刑五人面死灰脅兩持尚不能進宣忠獨昂首前凜怡然不改顏色忽見丐服者復在旁語之曰

我有古劍在某處我死汝取以殉葬遂死丐服者果如言收葬之宣
忠所遺託志詩有曰春風如有權一夜綠青草長歌有曰倒江拔海
自天下爾勢傾動無堅城茅簷寒士春凍死桃李涕泣愁飛鶯日月
黯墨不可得大地流泛誰為撐又曰天地反覆機事深閉戶之外無
山林誰能遠遊及春水片言慰我蒼茫心後丐服不知所終宣忠既
以古劍殉葬復有佩劍生徐睿無事常佩劍負才慷慨工詩習為大
小篆偶佩劍走貴人座目攝貴人貴人為色沮甲申之變睿聞悲憤
盡削其髮焚儒冠披僧衣埋故所佩劍以鐵鎔戶鍵拳膝文室中令
家人破穴以進食無何武林北降有言員外希聲樂廟起義者聲入

丈室中睿大子某頃出關破穴出手裂鍵、斷掘故所埋劍焚僧衣
裹甲約所知突起為一旅江上相持輒小勝欲糾各營西渡無有應
遂孤軍渡江伏劍冒敵、故避其鋒陰以水師截其江口睿竟深入
再戰敵衝以鐵騎睿步奔亂欲還江口阻睿擲劍於地為敵所執歎
曰吾劍術不精應死久之其家人以睿所篆復明二字石章鬻於范
香谷香谷為之記寶藏之音谷名兆芝諸生嘗與同學陸宇燦密護
大學士張肯堂之孫滋大意不得客死已而睿之餘卒有逃歸者投
閣部熊汝霖軍中熊有贊畫王翊故餘姚縣吏也聞睿棄劍殘大慟
曰志士固不當如是耶吾德中圖章睿所篆也對此何以偷生急欲

西渡熊力止之初翊在軍中監國授以文銜改兵部職方司郎中贊
汝霖軍事時諸營各自為力翊勸熊聯合之俾彼此相應及紹興不
終翊遁入四明山中部數千人日董練以作其氣私掠居民者殺無
赦而夜讀書省大義以故諸借名倔強山中者皆殘而翊獨以仁義
士爭向往之遠近相餉下竭戰頗捷四明郡邑郭外無不裹明制以
奉翊監國在舟山遙授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取數附邑蓋擾紹
興者五年舟山亦恃此以為固辛卯六月大軍北來將與翊戰山中
不能守走保奉化誤入伏擄去是夜有大星隕海聲如雷翊從容索
輿入城有三門者從翊麾之不肯去詣海道公堂踞上座海道以翊
慷慨禮接之時一足失襪帶門者跪而上襪已確自顧躬自稱本
部院不能恢復中原理宜死時聞其弟某與故幕蔣生別被執不屈
死曰誠不愧為吾弟將刑訊官論三門者不預冊可脫去三門願同
死遂並刑翊顧三門者曰莫心亂心不亂為神次亦為厲可以殺仇
讎心亂便鬼矣立而就殺頭既落猶兀豎移時久乃仆懸之西門有
江虬龍者偽作北師裝夜嘯城上密取翊首聯屍營葬為文以祭之
虬龍故奉化諸生也祭文失傳自王毓著以書上劉念臺先生為完
節師弟遂投柳橋死潘集為文哭告亦僅傳其略曰旻天不弔所賴
忠臣骨作山陵壯士何為徒令儒生怒經溝壑惟吾王子立身不二

始信秀才如處女，斷不更夫。纔知名下無虛士，今為定論。潘集願分
驥尾黔書，同誓契丹，不媿效。頓扶目共觀。吳沼云：越日詣故人索
飲，酣袖出毓著憤時致命篇讀之，曰：群奸誤國，廟社淪昏，儻目前
尚可偷生，知他日必貽後悔。古稱五死何似捐軀赴義之可樂，壽止
百年，保無疾病水火之殺人鬼，如不厲為訪三閭之踪，魂果有靈，當
逐伍胥之怒，讀至再三，復言死不去口。或曰：甚大江南死者，察公
書生徒勞苦無知者，集作色曰：已許玄趾，不知其他。六月二十有六
日，徒步出郭，袖二重石，自沈渡東橋。下年三十有八，友劉越生起其
屍，徧計同人，恤其喪，陪位王玄趾於學宮，以袖中二重石作供，而受
國人之弔。若仁和諸生沈宗埰於乙酉十一月尚護髮，丐服竊渡江
歷北師乘障者六，以詭辨得脫。監國授兵部司務，奉命復丐服還浙
西，密聯絡諸旅，躬詣鄉勇龐元培，使再起弄兵。山澤間及事敗，元培
被執，宗埰聞之曰：應君言，所強安得令獨死。遂出自投獄，死山陰。周
卜年感慕王毓著之義，不別妻室，浩歌而之海。上半道，晤所識暨子
出一緘授之，曰：有跡周定六出此緘，暨子許諾，則見卜年疾馳向海。
磯立方潮起，風潮相激，宕卜年躡身入潮，若赴敵者。家人聞之，號其
處，得暨子所存緘，蓋以後事屬其弟也。越三日，妻哭其死處，忽有物
乘潮來，即之卜年屍也。乃克歸葬。

論曰聞完勳翊之言信乎鬼不如厲、不如神抑神不如星嗟星入地而石矣安足貴若子翔集袖中二石聖思睿所篆之石固自足貴為人寶藏也至亮工忠宣之古劍而殉埋聖思之埋劍而出試夫劍固通神今不能神安知他日之劍不神光燭天也哉乎中乘為內所殺諸公為外所殺幼文塚可以無死而義不可以負龐生惟玄趾自沉感動者衆定夫周卜涉明嚴子復繼子翔以報玄趾而鄒維則之蹈海朱竒生之入河與玄趾柳橋之義蓋約畧相同大義所存生死不亂殆其然欤夫以諸公之竒才獨行而文不盡傳獨子翔玄趾偶以文傳玄趾之文又因子翔口中而傳以乎中之詞出口見殺而詞益傳夫固能自傳之也

浙語七

查東山筆

沈墨庵閱

陸培王道焜 王均 陸圻

陸培號鯤庭浙仁和人人運昌崇禎甲戌進士鯤庭少年好淹博務為竒麗之文不務工時日時日不甚解則聲和曰良越俗卒以竒麗得雋己卯庚辰屬兩榜盛石壬午丁外艱以行人家居同里孝廉陳潛夫為東林諸公所推重培不甚往還潛夫故抑之培家積怨為檄攻潛夫潛夫常以口舌負怨於里中故翁然從陸而闔陳之倫輩若敵然乙酉六月潞藩北行培以其家避黃山時錢塘知縣顧咸建以

不屈見殺北貝勒令益嚴逼諸紳投謁五日不至者兵及其門及培培不應貝勒怒曰培必不出吾發培先人塚培賦致命詩有雍國尚慙叔采石荆胥無計乞秦兵之句入拜辭其母走他所潛自縊死遺書囑陳尸通衢以絕後之跡培者且無入山中驚吾母同時舊紳錢唐兵部主事王道焜亦同子均避武康山中均壬午孝廉也時新填邑令皆明榜鄉舉共十七人且須均責就選吏入山傳檄道焜欣然携其子均入城謝使者曰道焜老病且死無所用必欲見道焜與觀來也使者疑為戲語不深信明日復至登其堂則道焜方自殺屍橫地熱血歟流未盡使驚愕去以狀還報因不深求均得終喪隱居山中不復出甲午浙之督學張安茂崇祀道焜於泮賢而前十七人臨安令陶良棟等皆為其治之舞兵者所殺初道焜少時為王慕樓蔡虛齋兩督學所賞精書法詩自為家其後過鄱陽湖風濤大作夢龍神乞句為詩投水指水曰吾字一珠汝領恐不足培我項之風濤頓息亦一奇也按鯤庭世宦昇族門庭清肅居家儉約昆弟自相師友兄圻字麗京亦負異材選拔明經乙酉感鯤庭之變棄而業醫久之坐南潯史案冒入名於書端與余同難踰年得白棄家入粵度為僧不返

卷

涖疑當作隸

舟山前語

沈墨庵補述 下同

吳鍾繼錢肅樂李向中朱永佑董志寧沈宸荃華夏
之吳裔之祐
 王瀚王淳王之仁戴少峯賣菜倅
之福之王

舟山在大海中與普陀並峙涖浙之寧波廣可千里築城其間約十
 餘里中多淳泉可以蓄眾附城多膏腴沃野可以宿飽前代常設衛
 備禦海寇元末民與寇通樂為嚮導我太祖既招降方氏海不揚波
 乃遣信國公湯和相視海道練兵舟山海寇以寧既而民利於寇不
 時竊發乃盡遷居民入內地舟山遂空久之居民業海者復稍聚
 我明盛時倣古制亦設衛鎮撫雞鳴狗吠烟火相望間生文人始建

文廟立鄉校有內地風乙酉六月諸生鄭遵謙刑部郎錢肅樂奉魯
主監國紹興武臣黃斌卿張名振先後屯聚及紹興敗魯監國泛海
駐蹕此山一時諸臣相從舟山者頗多而吳錢等七君子為最著寧
國公王之仁走死南都為最奇嗟乎扈海為求一死地豈真幸一日
冠帶水濱哉余感七君子其心同而事跡各見若鄞之諸生董志寧
聞武林不守號哭文廟時邑紳競商所以迓北師者謀牛酒不等會
議演武場惟錢肅樂獨不署名志寧感其義就肅樂共起一市傭戴
少峯者願附志寧之義大書恢復二字於額鳴金徃巷至日中已合
數千人又賣菜俸願上一金助餉視之皆碎末千計不啻也志寧高
懸此金為勸遂從肅樂迎魯藩至紹興稱監國元年招定海總兵王
之仁共守江口魯主晉肅樂太僕少卿不受加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不受又以江守功進副都復不受仍以刑部郎巡視江上朝勤動
以振作士氣踰年事敗監國航海肅樂就總兵張名振保石浦當是
時志寧已授兵部主事統其所合數千人戮力江干五月事變志寧
入鄞山中與舟山相為聲援會嶺西道吳鍾巒聞唐主改元於閩棄
官歸半道別妻子密赴閩中值延平失守鍾巒隱於閩之城頭鄉鍾
巒字穉山初知長興縣丙子浙閩分考得錢肅樂卷稱為國士希聲
亦嚴事之方在石浦唐主遣使禮聘希聲甫入閩界而唐主失國因

踉蹌棲海壇山苦飢內地有義希聲者潛粟活之未幾建國公鄭彩以義迎監國於鷺門旋召肅樂晉大司馬東閣大學士共復建寧及福州所屬八邑建寧之提印鄭國公王祁奮起之師也事傳希聲因疏薦稚山苦節監國乃召鍾繼丁亥拜通政使進禮刑二部尚書嘗與希聲誓此日高尚恬退但非所宜言只有尋乾淨一片地權放此七尺軀聽天為之耳其所與共間關風雨困厄崎嶇數年不忍去者則故長興枉獄中所脫死囚也方建國彩圍困福州劉中藻奮起小福稱新銳鄭國祁北指仙霞扼敵援聲勢頗雄志寧在山中聞之率諸生華夏等六人惜失密走舟山約息兵入則共起應之有鄉老謝三賓者倡言牛酒北迎以志寧舉義不得邀北寵遂與志寧等却偽為其所暱故入華夏所伺變夏不殺今以六人檄馳約王完勲山中至期總諸部合應伺變者直以所檄呈露北營居告逆功十二月之二日肅虜伯黃斌卿果以百舟蕩壯士數千斬招寶直抵寧波郡城下桃花渡而先一日首事諸人已被縛諸應兵來山中者皆逆拒島兵俟間而起久無所動乃疾乘潮返志寧微聞夏被縛痛大事就廢猝棄妻子間走舟山以圖後舉華夏字吉甫定海諸生時逮訊責黨夏曰事自夏無他知秀才做事十年無成但起義美名不甘讓與他人請殺夏足矣訊者義夏欲釋之夏大言曰即不見殺夏自不欲生

移訊問主使曰太祖高皇帝主使問黨何人曰黨多人請給筆札自
填因盡錄倪史金黃諸先死事數十人墨乾乃止已痛罵同鄉謝三
賓不已與同事屠獻宸並就法意屠其六人中之二乎北營由是重
華屠而益輕謝方華屠致命時閩事中變建國彩忌鄰國功高撤圍
去諸郡邑皆棄復擅殺閩部熊汝霖衆心始離希聲浩歎曰敵同舟
矣積憤成膈中有物如鐵遂不食北望歎曰安得我破膈時移居琅
琦山監國使錦衣視疾肅樂但流涕叩謝不能盡其辭病中聞某處
失守則以頭撞牀欲碎易箒時遺命以先帝所授負外禮殮戊子五
月肅樂卒有弟肅範從唐兵部尚書劉中藻起事小福州中藻別擊
敗北師復壽寧後從中藻戰死時吳稚山扈蹕鷺門得希聲凶問大
慟曰我棄妻子如脫屣視門人為骨肉骨肉永廢吾何望哉適松江
朱永佑叔浙東沈宸荃皆由閩泛海觀監國於鷺門永佑與宸荃交
最善汨沒波濤者數年而與稚山同捷南宮常訪稚山於城頭鄉謀
所以善死之法及稚山赴鷺門朱沈繼至稚山私念失一門人猶幸
得良友與朱沈相誓從草莽中益嚴君臣之禮用攝武臣之桀驁故
流離播遷中體統自尊及建國彩棄主擁衆走三沙己丑秋七月定
西伯張名振扈駕就張煌言於台之臨門八月監國入舟山諸臣從
之既而原職方李向中亦至向中字立齋楚人庚辰進士初知長興

向為稚山舊治立齋英偉傑出不依回流俗其涖長興獨倣稚山遺法而能決數年疑獄民咸以為神至是始識稚山以稚山善治長興故遂師事稚山余觀稚山守身勞瘁非有奇謀殊績傾動中外而諸君子咸降心以相從者以守身之學能知大體書曰守身為大易家人之大象亦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世治以養和平世亂以繫人心者也監國擢向中兵部尚書宸荃晉東閣大學士永佑吏部左侍郎庚寅閣部宸荃為同官李長祥所嫉憤悒棄官引匿吳朱留之不得隱於舟山之僻向中以艱在內地越險不能去持喪服廬於山曲不視事辛卯八月一日監國詣蛟門祭江鍾巒侍從永佑居守兵科給事中董志寧率水滸前導夜半見有大星從西北隕舟山小星隨之隕者無數監國即日還中道聞北師逼山御舟不敢近陸間道走金門鍾巒獨與志寧奮厲入城、中志士頗多同心北師攻之環圍十晝夜南北失援鍾巒聞而歎恨輒不食志寧巡城飛矢受傷終不肯退鍾巒見事急預持禪院中萬歲牌端設於學宮之尊經閣中右廡隙高座積薪與座等九月之朔城破向萬歲牌行五拜三叩頭禮畢自持火登高座即發火自焚自稚山以十願名齋其十終以見危授命此日自以為不負所願云前所脫死犯葉葬稚山於山僻其後幼子喬之越海訪得所脫犯携骸骨與之偕歸三子福之先從太

湖義奮戰敗死兵科給事中董志寧亦自縊文廟與右廡密近稚山之
火延及遺屍并盡於火尚書李向中侍郎朱永佑被執不屈死又
玄出語痛詈故受戮益慘焉大學士沈宸荃已掛冠郊外潛泛海將
歸遇颶風覆舟死初監國航海叛將張國柱劫魯宮眷北降寧國公
王之仁向積功江上聞之憤懣詣舟山欲以義激黃斌卿討叛斌卿
請以舟師共擊國柱輒反兵內劫之仁不備之仁棄數十艘盡沈其
眷屬語二子鳴謙宣佐曰死此無知之者登滌闕募肩輿往見北土
督、勸之降請薙髮寧國佯曰俟一訣內院洪于南都疇既見洪方
拱禮降階寧國即咄曰忘國大恩偷生俘虜有何面目復見中原士
大夫乎洪怒甚立殺之遂以冠帶反難此子所謂死最奇者也寧國
志在舟山惜不及達舟山而必以舟山屬之若輩衆諸生王瀚及其
弟淳湛皆希聲治太倉時所得士乙酉淳湛起兵太倉陣歿瀚於甲
申冬為文告宣廟去華山為僧希聲方家居作書與誓曰台兄忠孝
兩全即此已是正果獨不肯奉養未終生不成生死不成死抱恨無
窮敢於台兄前發一誓願必尋一死所以報知己蓋早已致命為期
矣墨子因瀚得見希聲手書希聲以舟山為死所故王瀚原無與於
舟山而亦得列於舟山瀚為僧名戒顯號晦山

論曰語舟山者先書地後書人與十五國之語絕殊曷故哉凡十五

國皆中土版圖故先書人舟山雖附四明而孤懸海外非郡非縣丁
口不登於邑賦稅不貢於朝則又不與瓊崖同例而諸君子所以扈
魯者且七年勿懈所恃惟此山耳故先書地、詳而人始詳、地必
及文廟題先列稚山事先序幼安字志寧兩公皆致命於文廟有以也
而語中不及土著文人抑有遺語乎曰有舟山後語在
舟山後語

張肯堂董玄曾應選顧玠江中記陳所學朱養時梁隆吉林之

瑛劉午陽阮進張名振張名揚杜伯起張瑞初王朝先劉孔昭

阮駿江天保黃斌卿陳九徵李思家鄭遵倫周崔之周瑞王銜

楊繼孫延齡黃甲李國煥楊鼎臣李開國李向榮焦文王劉世

熈馬泰單登雲蘇兆人黃忠孝顧明復陳六御姚志卓劉永錫

揚晉爵郭貞一義英標官羅若騰沈荃期紀日青林復齋僧無

凡王妃張氏宮眷

十三人一內監

繫聞之錢希聲未蹕鷺門吳稚山尚棲閩表而大學士張肯堂淵已
奉唐主命入舟山亞肅虜伯黃斌卿軍協力北拒初中書舍人謝龍
震辱唐使劉中藻於吳及紹興敗斌卿出不意劫魯寧國公王之仁
修唐陳也當蜺淵之在福京也見同官黃道周素與鄭氏不協疏劾
芝龍言官附之以攻鄭為能蜺淵難之曰今立國伊始須有權宜以
備緩急鄭即傲頗好名曷姑與共事且兵勢全屬鄭非兼仁與義通
常與變無以服鄭不然急以至誠動之賴其一試時唐獨用漳浦而

大司徒何楷復勇呌鄭蜺淵由是與同朝不協請監斌卿之師於舟
山未幾芝龍潛撤仙霞諸守禦北師遂入關而蜺淵之籌鄭始驗已
丑八月定西伯張名振護魯主連舟山斌卿不即納將軍王朝先及
蕩胡伯阮進等欲以兵劫之監國不許諭進斌卿為倭方開諭斌卿
伏聽朝先率甲士猝殺斌卿於是舟山諸旅盡為名振所統眾共推
重蜺淵監國仍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加宮保晉_進蕩胡侯朝先
平西伯諸文武晉爵有差以王衡楊璣為欽天監丞衡璣向從事五
官保章頗諳曆數造大統曆成仲冬至日頒監國五年曆於廷臣文
臣肯堂武臣名振率群臣行朝賀禮舟山在籍諸生顧玠江中圮陳
所學通經術持大義捐私財以資公用疏請開屯為持久計畧曰臣
聞在昔漢趙充國以屯田事先零諸羌其事平易無奇而獲效甚大
嗣後有志大業者往往因之我太祖草創即命康茂才為屯田使軍
需以饒及天下既定命遠在秦晉所在屯種中都廬鳳亦開屯荒田
前代開屯重在西北太祖并行於東南此久安長治之要圖也舟山
舊設軍衛前此居民遷徙雖令軍士屯種而軍儲接濟咸仰給浙東
今大駕駐蹕不議開屯軍餉空虛征取民間則閭左愁怨徵饋夷島
則小國輕心諮謀思明則圖給目前陰糴浙西則得失難定臣生長
舟山頗知土性高原藝我黍稷夏熟以俟秋成沅泉溉茲禾苗冬藏

以供春種大王志在中興速與大臣商推應時墾荒更番率作軍民不擾生息日開以大王之靈因天之時盡地之利人心和輯然後觀釁而動、無不成惟大王裁擇監國然之命將軍張名揚為屯田都督以諸生可大用欲擢真臺諫顧玠等復疏辭曰臣等海溼書生草茅下士媿無他長以資効用惟是讀古人書學聖賢事瀝誠戴國不因貴賤殊情致身計人不以盛衰改節今當輦轂之下少瞻龍衣之光群情擁護星拱北辰一時士風日臨南向將開貢院採擇名材臣等願赴兩試之期以誌觀光之典疏奏乃授中書舍人許應闡試五年庚寅春正月望祭命監丞銜璣誼以侍郎朱永佑祭山太僕少

卿李思密為副侍郎張煌言祭海通政司參議鄭遵儉為副仲春中書舍人玠中祀所學復請於上丁謁文廟行釋菜禮乃命禮部尚書吳鍾巒出宿齋宮禮部主事黃玄泣事國子監祭酒徐孚遠學錄曾應選習儀太常卿凍九徵典簿黃甲陳鹵簿御史朱養時梁隆吉清道兵科給事中董志寧扈從兵部郎中李國禎主事劉午陽警蹕定西侯名振蕩胡侯進陪乘戶部主事林之瑛備物中書舍人玠省牲中祀省器所學贄禮部主事楊昂臣李開國為相大學士肯堂上尊義英將軍阮駿衛後禮成監國御明倫堂祭酒孚遠進講秦風無衣之詩而還至三月十九日命設壇祭告先帝禮部侍郎孫延齡讀

閩親當作彩

祝文主伏地哭興陪祭文武皆哭聲振山海祭畢命廷齡頌昨閣臣
肯堂哭語廷齡曰某掌河南道時曾受胙於京師安能忘十七年宵
旰苦心也時鄭彩佯扈回主恣睢桀驁方在鷺門幾犯蹕竟棄主不
顧走三沙擁衆自雄蕩胡進心憤與衆議曰彩為不道擅殺勳舊鄭
義興熊閣部之冤憤不伸則諸廷臣衆部曲之志氣不奮請為公等
先驅于是定西名振檄平夷侯周崔之閩安侯周瑞皆以兵應攻彩
於三沙敗之獲其餘艘盡閩窟走粵洋自保嗣後海起怒濤俄見素
袍銀甲擁旌旆乘濤而來即之則義興伯也彩狂叩首謝罪義興
俄以戈擊之暴卒事聞舉朝義之卒外秋北師大治戰艦從蛟門向

舟山適裨將江天保為蕩胡進先鋒以四水艦迎擊定海路獲勝沉
其十三舟進引軍復邀截之俘其將不殺率斷右臂縱還舟山武功
於茲為烈嗚呼人事盡矣天道殊不然八月既望群小星從大星墮
城中定兩名振以國主由外洋南泛越日北師三道攻舟山其出吳
淞及閩洋者我師分禦皆捷時舟山精銳分應南北洋踰五日定海
關復大出師俄黑霧起迷山麓城中不及覺南北洋二道凱師次十
八門為北軍所阻不能入援惟蕩胡進從蛟門激大艦壓之幾捷復
為黑風漂沒黑霧隨風而起我艦不前反為敵所乘進乃手發火桶
倉猝觸桅火焚我艦進急躍水敵舉鉤矛起進一創甚不能言登

目怒視三日死此月之二十有一日也進既死北師登麓急圍城時
屯田都督張名揚守南門閣部張肯堂守北門監軍主事丘元吉金
允彥督三親標協助南北錦衣衛都督李向榮左軍都督焦文玉守
東門總兵馬泰副總兵單登雲守西門北師攻圍不遺力守者亦百
計應之敵逼城下堞雉矢石交下重傷者頗衆敵飛礮城堞數崩輒
隨破隨補環困十晝夜監軍允彥力窮潛叛內降為言城中虛實且
言元吉在南門將內應黨攻具益進守者猶醢允彥子傳示四門以
示不二九月之一日南門開舟山城始陷東門都督李向榮焦文玉
巷戰西門馬泰單登雲亦率民兵戰城中擊殺百餘敵益進皆力盡
而死中書舍人顧玠見城破偕江中沈陳所學皆圍門自焚國柱繼
妃張氏赴井死宮眷十三人從之一內監扼死井旁以殉敵以兩王
子北去大學士肯堂屯田都督名揚一門死之其相繼死者為李向
中朱永佑朱養時梁隆吉林之瑛劉午陽有駐兵城外者為李國禎
以母在城間冒險入被執死董玄曾應選杜伯起張瑞初顧明復咸
自縊於學宮而與稚山幼安同時致命於此孔子於儒行有曰劫之
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可殺而不可辱其
剛毅有如此者由是觀之諸君子其何負於學宮者哉舟山敗後都
督劉世勳與楊昂臣李開國猶死守安洋北帥移師攻之安洋孤絕

無援世勲身被戮創格鬪不退與楊李同日死方八月之晦蜺淵門
人蘓兆人知不可為已投綬盡蜺淵有僕已度為僧法名無凡鉢於
普陀聞變歎曰吾翁其殉國矣促航舟山泣請北帥願下主懸榮葬
於土帥義而許之時定西名振以國主南泛孫延齡徐孚遠等皆從
扈金門供億常匱各勲舊黃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荃期紀日青林
復齋與孚遠間從內地密輸以佐軍需定西名振亦陰遣使入江楚
佯為賈客儲粟金山及鹽官等處復以己意乞師廈門國姓成功與
定西盟出師二萬偕尚書煌言義英駿誠意伯劉子昂等直溯金塘
獲前叛金允彥磔之以祭舟山諸死事者旋登金山泛儲粟而歸甲
午定西復入京口國姓亦遣將陳六御等協力抵平洋沙崇明不
克將軍姚志卓失利自剄還觸吳淞關掠北戰船二百七十號定西
更以沙船九百泛登萊還窺吳淞復移師攻舟山大捷北督以城降
寧波北鎮張洪德皆使人通海以百餘艘赴舟山名振乃祭告山海
及祭死事諸君子冬十二月名振病卒於舟山司馬六御義英駿代
領其眾遣使告喪於金門監國十一年丙申二月三日舟山城夜哭
歷五日始息南門偶發一砲為國初信國公湯和所建碑文若知有
今日事者秋八月北師大集攻舟山陳六御阮駿率張洪德分應要
害駿之標官銜最勁捷從檣首飛渡敵舟碎斷蓬索敵蓬墮橫壓數

舟敵勢甚沮溺甚眾相持久駿舟忽膠淺不能馳驟敵圍困敗死六
御洪德合兵來援風不利被創並自剄死將軍劉永錫子孔昭躍水死
將軍楊晉爵截橫水洋力竭亦剄死太常卿陳九徵被執不屈死餘
不知所終於是舟山再失

論曰舟山勝勢莫大於辛卯之八月執訊於泮宮獻俘於王廷足以
伸志士之氣頌曰在泮獻馘乃於今見之其後盡節學宮
歷、可見於學宮為有光也哉余感舟山初失皆以守死再失皆以
戰死能與讎戰雖敗猶榮傳云內以諱為貶以不諱為善敢自附於
春秋之書法：從乎同故於後語見之

臨門語

查東山散筆

沈墨庵補述

張煌言

大司馬蒼水先生名煌言字玄箸鄞縣人崇禎壬午登賢書英年傑
出已負大志遭國變乙酉越諸生遵鄭謙舉義奉魯王監國于紹興
煌言仗劍從之以庶常權制詔北師不即東渡相持者一年丙戌越
敗扈蹕海上歷十一年初加兵部侍郎進尚書加東閣大學士其自
序北征紀畧云煌言歲自丁亥持節監定西伯張名振軍應松江吳
勝兆之義遭颶風覆舟陷敵中七日間歸仍扈舟山嗣後三入長江登
金山掠瓜儀而師徒單弱迄無成績歸破敵于舟山復取之時粵擁

桂藩為永曆十年丙申舟山復棄乃入海在諸洋中鄭國姓屯廈門
稱思明州壁大兵外四屯監國駐金門陳文達屯玉環山阮春雷屯
楚山而余屯臨門諸帥會師必至焉永曆已封國姓為延平王戊戌
隨延平北伐抵羊山復遇風碎舟返旆已亥延平全軍北指以余練
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駐抵崇明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敵于金焦間
以鐵索橫江夾岸置火器欲遏我師余領一軍先入諸艘鱗次且進
且却兩岸礮發飛彈如雨諸艘被傷思退余所轄十三舟麾之徑進
同踪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進據金山金山守者戍遁盡收其餉
以擣軍軍士皆踴躍效命翼日延平師始泊瓜城一鼓而殲滿漢諸

軍殆盡乘勢克其城余謂潤州實長江門戶若不先下則敵舟出沒
主客之勢懸殊甚為無算而延平猶慮苗都援騎不可猝禦余曰若
遣舟師先擣觀音門則苗都震動彼自守且不暇何暇分援他郡延
平意悟即屬余以水師往且以直達蕪湖為約時六月炎暑余奮不
顧身逆流而上舍海舟易沙船牽挽直前未至五十里吏民賣版圖
迎王師遮道來歸既抵儀真一夕延平已遣李將軍單舸往撫予登
江濱公署慰諭士庶遂發舟西上遺民無不具辦香相迎濱江小艇
載果蔬咸來貿易余頷而樂之市者不止行者不復三代王師氣象
不意于今日見之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於六月下旬取潤州予計

此行之末疑缺字

潤州即下藩師由陸逐北可即達石頭城余故兼程而進拉觀音門
不意藩師竟從水道來海艦不利江行以致金陵得嚴為之備余艤
棹觀音門所統戰艦以風愆沮期未至乃發輕舟數十先達蕪湖而
舟為嚴泊浦口七月朔敵偵我大艦尚遠遂發水艦百餘載勁卒舟侵
晨出上新河順流而下余左亦不滿十舟且風逆戰不利幾困忽連
舸至則余轄下墊艦也余遽乘之復戰後舸續至夾擊敵大清遁去
詰旦整師前進 匿不復出余部曲馳報江浦已破蓋余方與 接
戰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傅江城城中 騎百餘開北門遁而
七卒遂由南城入亦奇矣哉當是時延平亦抵七里洲余往與大軍

疑當是余字

會正商畧攻取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將蕪城已降矣爾時上
流散靈丕振而蕪湖為上游門戶可以控扼江楚公因詳延平葉所
轄戈船以行而幕府之謀不復與聞矣屆七夕抵蕪城傳檄諸郡邑
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寧國池徽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
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巢縣含山舒城
廬江高淳溧水建平州則無為廣德以及河陽所得城共三十有一先是
余之按蕪也兵惟不滿千惟以先散相號召大義為感孚所過城邑墟
落秋毫無犯有游兵闖入剽掠者即治以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後即
江楚魯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禡旗相應將部署諸軍為進取九

江之計然延平園苗都已半月初不發一矢射城中而鎮守潤州將帥亦未嘗出師取旁邑如句容丹陽實南畿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蘄松援兵得長駟集石頭余聞之急上書延平告以方畧不意師勝將驕日事高會樵牧四出營壘為空敵謀知用輕騎擊破前屯延平倉猝移壘質明軍竈未就敵傾城出戰我師無鬪志竟敗績時余在寧國受降留都報至遽返蕪湖則七月晦日也初意石頭師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揚帆遲去余故殫歷上流不少勅敵將即哈等遣書相招余峻詞答之太平守將叛降于余即遣使取太平生擒叛將誅之時下流既進敵始專意上流截余歸路各營壯士始稍稍

色爰然刃斗猶整肅如故余欲據城邑與格鬪調池州守兵未集忽謀敵報援自楚來援艘已度安慶余誓与值江勒全軍指上流次繁昌池軍亦至共議進止咸謂石頭雖敗江楚未之聞我以水師徑趨都陽若江右畧定迴師再取四郡何不可者乃決計西上八月七日次銅陵翼日抵烏沙尖果舟楚艘遇余橫流奮擊沉其四舟溺死滿軍無算會日暮罷戰楚艘咸遁徂半大雷起于下流如砲鼓我軍誤謂劫營一時驚散士氣始衰不復西上余不得已沈巨艦于中流易沙船至無為州擬走焦湖集散亡為再舉適英霍義士庶余言焦湖入冬水涸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以之因盡焚舟提師

登岸至桐城之黃金弼敵嚴兵駐守此為入山關隘余選銳騎馳擊之奪馬數十匹殺敵^{殆盡}遂由奇嶺進山皆危峯峭壁士^素數不諳山行數日士皆重困余令焚棄輜重按轡行八月既坐離危嶺入霍縣界移營楊山之東溪衆疲甚余強起按行占一數四課皆空陷因大驚令詰朝早發是日余率前駟方踰嶺後軍忽報大敵奄至士卒驚竄山谷余顧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卒不滿百以單騎突圍出只一僮僕印章相隨烏嗒乎余入山非避死也尚圖^連江楚收^{河南}大江北之大俠雲擾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機事不偶多以潰敗天耶人耶午後去敵稍遠俄^牙門將跳而復返與余值^吟之偕行三人行回山岡間迷失道士人多踪跡余一有方者進前詰問余出白金為壽力者即匿予山^亡期以日暮^真余出薄暮力者果^六懷脫粟相餉三人始變服夜走七十里兩足^盡裂已^皸甚乃望^門止主人問所自^真者託言某係館師其^牙門將則^實否也皆避兵警特為之送往於是就食復行適余散^卒十許過諸途一見驚喜^真者恐耳目大駭遂疾走余竭^蹙不能前且失道并^失道以餘金分贈散^卒使去三人復前行中途遇一貌厚者祈為^真強而後可詢知為胡姓行三十里始出山陰^託宿烏^送族主人胡族屬也忽胡之季^狎至招其兄出耳語胡^即入語余曰君自海上来耶予季^遇公散^卒詰而知之季^恐其^真

不力故來耳主人亦色喜重具雞黍嘆歎久之翌日導余出安慶渡
口代余覓渡遂與胡別余擬渡江出池州徐固歸計舟子將以詰朝
解維因暫止逆旅有徐某自外至與余連榻坐語次余謬為應
對金徐素昧平生而語言時陰左右余且目余起余起引入他室中
問曰君得無張姓乎余愕然徐生笑曰某固知之所以然者方余初
抵安慶訪舊賓從朱生于高河埠金素與朱密交余前帥水軍至繁
昌金生浮一棹至不及登沙船遙識余面而余與朱行踪徐所熟聞
也余訪朱生不遇過市中金固疑之與徐生謀曰若一容之訪朱君
得非山中使者乎故來物色余及過逆旅徐不識余也金識之始懼然
以此遇為天幸余備言英霍望困出險之事今將渡江為東歸計徐
與金謀曰江上未解嚴跡虞莫必固要予至其家一宿浸晨聞皖口
兵過高河市圍市奔匿余與徐金亦避村野至一何生家金徐密友
也翼日兵去金徐令何生送余由樅陽出江渡黃盜抵張灘登岸而
金徐別從皖口來相會于張灘灘屬池之東流何生始別去金徐導
余由建德祁門走兩山中買棹溪行遭危難者非一至休邑寓徐生
之諸父別業休息累日乃達嚴陵復自東陽出天台以赴海壖浙東
山路非金徐所諳向者導導余今則余導導既至海濱涉海居民咸
聞然知余得生矣還回思霍山奔亡以來計程二千餘里為時二十七

日間閩百折何其窮也追憶自崇明進師而步於而潤州而和陽太
平寧國而廬而徽池及諸州邑乘勝長駟又何壯也然轉瞬間成敗
異趨倂得而復失之不亦重可慨也夫已亥嘉平月紀於浙海行營
紀詳載蒼水集中嗣是仍鎮臨門門辛丑聞緬甸之變三上書監國由
為勸進壬寅國姓營東寧煌言馳書与之畧曰大明之倚重殿下者
以殿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預臺灣何希于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
壯士塗肝腦于火輪宿將碎股髀于沙磧生既非知死亦非忠誠大
可惜矣矧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塊乾淨土四海而中萬世所瞻
仰者何啻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棄
思明是無根柢矣昔年長江之師雖敗猶榮已足流芳百世所仗殿
下發憤為雄捲土重來俾日月幽而復明山河毀而復完某得全骸
歸故里于願足矣乃殿下挾有為之資值可為之勢而進退倂趨某
將何所依倚哉延平得書不能用癸卯廈門金門玉環楚山咸失守
臨門勢益孤煌言移屯范澳澳糧盡議散眾甲辰秋七月二十有四日
所散裨將吳國華出海列屯至陶家尖會寧波人孫惟法為北師向
導偽裝商舟蔽甲士伺得之國華被創投海死舟子林某死不露煌
言避處一火者言之為導范澳不知也粹持之時一勇士葉雲二持
槩及監紀羅倫字子木門者貫玉五人咸被縛八月煌言素袍朱履

詣益林時貴重其義尊祀之煌言拱手即以手於心曰煌言止有此耳出就舍即不食衛者哀號願緩須臾復進食吟咏談笑如常作放歌以自遣命游西湖當事急具画船游西湖間賦詩曰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凄愴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此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九月之七日吟五言絕我年適五九迺遇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擲筆赴市部下五人咸從死妻董子祺收錢入獄且十餘年有僧澹齋募飯之至是並見戮復有僧向石夜潛收其已葬之逆者五人葬于其傍向石後投環墓東靜室

虔南語 查東山散記 沈墨庵補述

一楊廷麟萬元吉郭維經彭期生楊文薦姚奇胤黎遂球龔茶盧

中桂王其寔其隆萬發祥莊以淮鍾良則袁從

乙酉南都不守唐藩建國八閩改元隆武倚江西義旅為重時清江

楊廷麟以詞林家居率家丁會湖西道彭期生入太和合諸師戰北

師螺子山一捷龍泉郭維經原兵部尚書亦奮起龍泉山中每廷麟合

唐主進廷麟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江西諸路師維經以原官加勅

總制晉期生光祿少卿協守吉安人心稍定已而糧竭城破廷麟間

走粵請援虔督李永茂檄期生控輿國以固南贛門戶廷麟以粵援

至一戰復吉安遂巡數月外援不至丙戌三月吉安再破廷麟期生
聯合諸營走鄴都當是時李承茂病去唐主晉萬元吉為南贛總制
元吉南昌人氣概豁達初以賊方泛濫部楊嗣昌軍前費盡往來軍
中者五年甲申陞太僕寺少卿至是以虔撫督師壁皂口時北師猝
至閩部蒞觀生守贛止發新營二百人出援皂口未戰先潰元吉不
得已退入贛固守澳門圍城皇皇元吉親斫二妾以殉群情始定丙
戌四月廷麟與維經期生各以兵入贛陞期生太僕少卿時浙紳姚奇
胤令南海唐主詔撫東粵改撫贛兵垣京山楊文薦歲方番禺黎遂
球間以師入贛戮力共守與北師決戰于李山九牛之間屢捷有詔

旌異改郡名為忠誠府而文薦專守西門當北衝尤為奇拉久之會
贛者十餘堡約可四萬餘人北師飛帆乘水漲拂十八灘而上列營
城東北阻山距城二里許晝夜鳴角張雲梯渡水逼城城中亦鳴礮
應之殺傷相當敵帶潛舟龜尾角伺城奇胤適分訊其地于堵中夜
繼五百人挾束薪縱燔其舟敵不利退去又往往藝萬人敵名火器擲
城下火發桶裂鐵菱亂飛疾若火鴉敵睨陴者震墮負傷走最後夜
送死士千人負九龍鎗亂流而渡猝發鎗火延帳房當秋深草木枯
燥徧地皆火敵驚踣崖谷城堞呼噪震天地北師登舟拔營走三十
里因盡屠下邑以孤贛自元吉廷麟諸公入贛鞅守盡瘁閱六月矣

久之北師益至廷麟方檄南安水師巨艦三百艘入援半道為北師所截時廣營滇營二部之援賴者故稱最强廣兵跣足跳山谷如飛滇兵甲械犀利標鎗連營洞穿札北師乘勝掩之扼其隘口兩營盡潰去賴勢沮九月北師已躡西門廷麟等立誓死士絕格復退去時南安亦失守賴勢益孤各師借端稍稍引去城中僅汪起龍汪國泰金玉振徐日新王志忠等部部不能千人而別部謝之良數千人次雩都觀望嗣聞延平失守賴觀生託迎駕去時西廣抵制丁魁堂聞唐事疾走摩慶擁立桂王監國改元永曆或邀廷麟入粵廷麟曰贛州兩粵門戶其死此矣已而江信世絕人心皇恩北師逼贛四十

里而軍左右或勸廷麟太僕聞秩可問請玄期生拔刀自擬作書訣其子

孫貽有曰我備兵又山之廬陵再轉虔州中又為文信義故處復仇

每覽信國全集中夜悲吟擊節自壯聞車駕決策平虔據上游以觀

建瓴濟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不濟身非吾有慎無復作念十月之

三日期生招奇胤飲基上酒酣太息曰吾輩保危城七閱月矣援絕

力窮義與城俱生吾同鄉共事十里外死亦不孤乃罷飲謝去至夜

半廷麟巡城天雨星如火亂墜營中忽小南門火起有叛將為內應

城中倉猝巷戰總兵劉天駟猶禦殺數十人郭維城方巡城急促水

師睨砲連發四十八門皆裂黎明北師盡入城城中士民格鬪死無

生字下皆有死字

筭廷麟以事不可為投鞬池死北師爭得其冠服以為功有子為彭士望所匿養元吉持槊戰于小南門不利走建春門投水死維鍾亦拒戰東門傷敵追入差我寺自焚期生走章貢寶蓋樓投環盡初姚奇胤為諸生時讀于忠肅傳曰不復前太子是其一失卧祠求夢夢忠肅袍笏以身豎奇胤語曰若知重乎奇胤覺因自負每以忠存語人人厲笑之及城陷奇胤歎曰于公于公某知重矣即自縊遂球方負病城陷有數卒入卧遂球起拔劍視之不中為二敵弟遂璘心見害吏部主事龔榮新建人督水師入贛巡守甚力墮馬卧病聞友投水死後贛人立五忠祠棧部楊吉人萬有僕姚建木部與美周黎

而為五復祠六修郭觀民彭而為七烏羅觀象以下自有傳續於

後

南贛既陷楊萬諸公同日致命有安福孝廉康范一字小范初奉唐命為中書舍人協守贛北師入贛小范自念玉石不分死且無名乃登高據屋脊魏冠高座北將坐見提刀一躍而上湍鞅用草滑撲倒幾墜下小范大笑以手援之得不墜因語之曰為將有大畧徒恃勇得無失足耶北將驚且顛即於屋脊旁叩謝問公何人小范曰我大明官安福康范生也北將曰公恩我當報公恩然公冠服大不便姑藏某營中聽公去苗小范旋掖之自短播而下仍以高別寬袖在

求其上當有不字

營出入或聞于主帥主帥怒而拘之至南昌百餘日得脫著守虔始
末常論守虔三公機部節義文章羽儀當世而見事稍遲聽言不廣
六修公虛平恕集思廣益而遠才太濫馭將太寬吉人志急身先清
苦絕倫而自用頗專與人或岐時以為定論然事後論人而求其當
事之苦心立言甚易三公之用短安知非三公之所長者哉而一時
殉難者羅觀象與參將月中桂同投水死王其宏以兵部主事守東
門初被礮傷額見執口不恭甚死第其隆從死機部同里萬發祥
及未進士守小南門倉卒中為亂兵所害賴人莊以泣知本縣事事
急與其弟某咸自盡通判鍾良朋則金人守望江樓自日殺而死

於火者為袁從諤劉孟鈞與六修之自焚同楊文薦投水被執而建
春門之水湧金門之水藕池之水若羅若月若黎之水香氣東流入
於天池溟渤香逾萬里也哉其逮至南昌者為楊文薦與員外于斯
昌總戎劉天駟副將軍汪起龍文薦被拘憤鬱死三人咸慷慨就刑
又同知程必進端方獨立有志理學及城危有子矩請避去毅然曰
與與封疆死幸也揮矩自脫矩曰大人以身報國見不從何之遂父
子俱死以予所得于南虔始末如此有謂小危何以不死夫君子豈
專以死責人者哉
論曰濶事阨于鄭果從全堡之計如漢王之詐和使者馳入楊萬軍

以是離鄭則可而以任萬楊剛未可知也萬雖六歷戎行與楊郭之
將畧等耳然固虔以待蹕為天南第一義果忠誠奉共主廣漠二師
自力守塚既專諸援心贖可幸苟安夫大勢已去而憑片紙使人數
千里之外咸駢首就斃萬無律之道也徒使忠誠壽千古噫非人之
為矣

若黎黎字當作龔湧金門之水不知所拍並則作此書
者心疎夫羅表劉三公不書地不書官第存其名甚非
表揚之辭考野史表劉皆中書舍人羅李賴人而為河南通
判此等可補則補之不必拘泥也

江右語一 查東山筆 沈墨菴述

揭重熙傳鼎銓 曹大鎬傳雲龍

揭重熙字萬年號潛銘江西臨川人丙子以選貢試南闈坐五經遠
式放歸聞水闈更期急赴北闈必以五經應試得隸丁丑仍以五經
成進士授福寧知州俗尚侈示以朴素俗好動予以廉靜都大治癸
未秋擢南京禮部員外郎未任道國交重熙痛憤作檄鼓義圖北向
檄錄已東師入不果行團結義勇以保鄉里唐起閩中轉兵部職方
司與鄭不協歸里戊子北帥金叡相漢回嚮正自附于楚粵桂王加
重熙兵部侍郎集萬人應敵桓期年敵桓敗重熙猶劍呼閩廣間亦

曹大鑑教勢合歷三載屈蹶復興久之糧竭衆解乃偽為賈短褐甚
履亦重繭數十里隻身謁主桂林痛尖陳事主立授兵部尚書加銜
太子太保以廣兵數百八泛復鼓故所部奮擊江閩間抗北制者期
年已復不振棲武夷山自保間以便服私出相形便推者泄之遂見
泄執詣建寧出訊百不屈臨刑猶加網正憤有遺筆云行年四十有七
不為天官二大司馬不為卑文章政事粗有名于時不為辱所耿耿
者數載孤臣竟無一當以報君父後之志大而才疏者其亦可以鑒
矣是日曹大鑑與同難亦有與重繭同里年亞與相若同事江閩間
者為傳鼎銓字維源博學喜吟詠臨川自陳艾以後維源為後起之

冠諸生時常作寶劍行以見意有曰仗此万里行努力事明主其生
平已見于此矣庚辰成進士歷官侍讀閩賊陷京師隻身脫歸丙戌
與職方揭萬年並舉師北拒雖烽烟劍戟戰中不廢亦咏已而聞西粵
永曆紀年竹海風曲有云誰知今日蛟龍意不覆南船覆北船丁亥
偕萬年結連閩廣山若間閩五載事敗被執于建寧之張村負械而
吟有曰斷首玉寧碎剖心山不移爭苗巾履在聊作漢官儀時萬年
已走粵中敵拘維源過峇陽有曰峇陽閩外是吾鄉剩有孤雲帶
夕陽慷慨身誰憐馬革吁嗟命自託猿腸悲看煙竹此生泣憤觸溪
流響欲狂敗將不堪過故壘哀歌行路意何長時族人雲龍亦率一

旅遙相應援已殉難福寧吊之以待至廣信登舟抵章江有曰沈
止水家何在魂赴湘流似屈原復作楚歌序曰南昌劉生之妻與
其妻居妾宗室女也劉生病家國破亡每嗚咽流涕戊子吾豫章
再被兵二氏從夫暨子避兵為邏騎所逼吳赴湓波水死朱先吳投
東溪孤江鼎銓被執待死聞而為之歌時劉生二死于亂軍維源逮
至南昌獄中遇庚辰有日率土遭陽九呼天問我辰強年遭使節置
縣奉先人常答友亥即先詩云痛墮龍湖躍劍津一將百鍊血為燐
益棺論定存遺稿和淚詩成付使臣史他不可聞而况僕鳥猶求友矧
其人死生不見交情切毀譽安知我輩真聞度事敗以詩弔吉人機

部諸公云當年隆主眷去國動人思潛確龍為蠶鳴高鳳正儀父山
走義日止水殉身時城堞今垂盡欽公与道期絕筆作正命銘曰生
不負學死不降志取義求仁庶畢吾事為辛卯八月之四日請衣冠
北向再拜仍索肩輿赴市北帥義而許之挺三不可行刑復呼小椅
端坐而受刃
論曰動矣靜之難靜矣動之難萬年欲動而不佳動者哉萬年自丙
戌以後用野健恢瀘溪者二復東鄉者二復建寧者一至辛卯而失
足于盜夷六年之間亂其治者歷可指數而不動者如故故曰難夫
事蹟一時志存千古此維源之取義成仁所期在于是立言為不誣

也。有子德賁，德浩，幸存而萬年之後失傳。

江右語二。查東山散紀。沈墨庵補述。

姜曰廣二子劉士禎子肇泰肇臨肇外梁于淡姜張陳泰來子

儀文學曾亨應先大應熊維樸詹兆恒

姜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以庶常授編修。

清介矯峻，言屬文，常語所知我此方腔子。自未第時迄今未磨一角。

暨魏璫用事，陰使親信文之不答。因上君子小人和同之辨，直斥時

故都御史楊維垣，恐失魏意，責易草三不攬一字，拒最忌削籍為民。

及魏敗，起歷中允。庚午陞南祭酒，已而推吏部，可即力援黎元寬等。

忤首輔溫辭仁，謝病歸里。癸未復起南京翰林，正詹講學江甯社時。

史可法以大司馬執贄正詹之門，為時所難。成引督師孫傳庭、潼關

失事，曰：廣慮南北絕事，或多友同史可法，疏請皇太子監國。南都以

固國本，止革祖陵，收東南人，滿緩急，疏苗中。三月，禘京陷，曰：廣檄諸

生大集尊至閣東大義後自夜送先帝會可法及工部尚書高弘圖

肇順政肇頤下補書朱大履廖毅曾亨下補

注子有筠。按廖朱既白首同功，有筠亦以身殉。孝例宜附書。此書于茲詹暨劉之諸子，則及之而此三人則遺之。蓋出一時疎畧，非别有深意也。宜補之。

曰：潞藩慈易民心，所往方擬敷請，已鳳智馬士英、高亥、二劉諸鎮兵

權行，檄不尊福藩可法曰：尊福藩序也。合策五月朔，福王監國。甲日

高黃上疑有脫字

摩似當小磨

也有子德賁德浩幸存而萬年之後失傳

江右語二 查東山散紀筆 沈墨庵補述

姜曰廣二子劉士禎子肇泰肇臨肇外梁于淡姜張氏陳泰來子

儀文學曾亨應兄大應

姜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以庶常授編修

清介矯峻言屬文常語所知我此方腔子自未第時迄今未磨一角

暨魏璫用事陰使親信文之不答因上劾子小人和同之辨直斥時

故都御史楊維垣恐失魏意責易草三不攬一字担最忌削籍為民

及魏敗起歷中允庚午陞南祭酒已而推吏部侍郎力撰黎元寬等

忤首輔溫辭仁謝病歸里癸未復起南京翰林正詹講學江右社時

史可法以大司馬執勢正詹之門為時所難成引替師孫傳庭潼

失事曰廣慮南北絕事或多爰同史可法疏請皇太子監國南都以

固國本且鞏祖陵收東南人滿緩急疏留中三月神宗陷曰廣檄諸

生大集尊經閣陳大義殺欲自殺送先帝會可法及工部尚書高弘圖

都察院張慎言京畿道御史祁彪佳臬臣雷演祚就諮冊立且曰乃

社稷為重矣彪佳倡議中興之辟非守文繼序所辦曰廣涕泣之或

曰潞藩慈易民心所往方擬敷請已鳳智馬士英高亥二劉諸鎮兵

權行檄必尊福藩可法曰尊福藩序也合策五月朔福王監國坐日

摩似當小磨

高黃上疑有脫字

即真以高弘圖為首輔曰廣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力辭改左
侍郎入直可法士英皆直閣于是申拔止類為士英所忌以冊立為
私恩密結勳戚中貴為死黨喉誡者伯劉孔昭辱燕及于朝房燕及
未退不許士英與阮大鍼盡翻三案燕及益求去疏言前見父益文
競既慙無術調和近親送案重翻又愧不能寢弭遂使先帝十七年
之定力竭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詔極痛切士英遂
執挺擊一案以激怒朝廷且曰策立陛下非其意已出燕及初書袖
中燕及求去益急許致仕去乙酉南都失守燕及門人楊廷麟與弟
元吉起事取吉安潛書就教燕及阻會城不得進復避跡山中戊子

北降金膠桓回向擁戴桂林以桂王命敦請燕及同事燕及語教桓
曰足下舉大事必先爭上流今九江既無重兵北援未至無重兵則
九江可以襲取無北援即可以扼安慶而窺南都也桓曰不可我先
取南贛以合桂林借粵師以當大敵庶幾弟全燕及曰公志已定不
能相強苟分一軍吾當過上流之勝足以遏敵教桓曰今初舉事兵
力未全宜合宜不宜分燕及曰如此則非愚之所知故燕及雖居會城
不任事教桓遂以兵下吉安撫州建昌饒州瑞州及臨江袁州遂圍
贛頓兵堅城久不下金陵兵有謀士說即搃督出重資糴粟以厚價招
徠豫章之估客于是米大至委積境內然後集大軍困南昌為相回

師救之入城時江右諸郡米價^騰涌貴糧竭不能支會城陷敵桓死之
暨及閩爰歎曰彼專事南虔使上流得以^為之脩事之不成天也噶家
人曰死固我素志間投弁死已丑新建令密誘致燕及二子俱及于
難或曰其一尚存燕及常作太史公自叙一蒼大卒追替朋黨之論
時有同社金散桓之舉者為萬安之劉士楨

劉士楨字以彌天啓壬戌進士以御史歷楚當為南道政使轉兵部
左侍郎南都爰避歸閩中遙授刑部尚書乙酉六月北師下南昌狗
裘臨將至吉安時湖西道彭期生以義師至萬安萬安令為祭未進
士梁于溪字飲光負節氣素與金散桓有交欲馳書招之不果曾師

曠疑當作廊上東
下二字亦疑衍

楊廷麟夙慕于溪表署監軍道仍管萬安事時提兵白之裔以兵三
千屯萬安獲瓦于溪諷居民謀若之廷麟檄止之裔之裔遂劫巡撫
曠昭東下降敵桓道北師東下屠萬安于溪見執不屈死于溪江都
人歎山山籍也士楨見萬安被屠抱痛奔龍亦與兵部侍郎郭維經
分檄諸下邑得敢死士數千間道走永新會提兵胡長蔭一戰復吉
安遂令四子光祿寺少卿聲^履督所部與廣帥謀畫以振相左右兵
抵太和達廬陵九月泰將從必達戰敗勢頓乃合督師廷麟合堵吉
安之水東三捷丙戌三月北軍再陷吉安士楨遣聲履往閩請援長
子肇泰次子肇臨募兵于虔聲臨以官生授工部主事至虔墮水卒

季子肇升与太僕卿李陳玉復振師信豐以援贛圖十月贛亦敗亡

士植避信豐之僻戊子金鼓桓畏嫌回向起兵南昌肇履亦合故旅

同劉一鵬下吉撫諸郡攻則贛不下肇泰肇升以偏師間走南雄戰

保昌之長館橋敗績履升陣沒九月南昌被圍肇履乞援東粵兵未至而

南昌旋大勢桓死士植亦甚子隱龍泉山中被逮急六子中書舍人

肇願出不死復收五子肇德士植歎曰吾所以不即死者以雪貴

荆蜀之地尚在版奠得以有為今骨肉漸且盡吾所以生絕食六日得

死士植同邑有官生朱大厦及原任真定府同知廖毅城破咸不屈

死初万安被屠梁于浹拘至南昌為桓使人諭降不答至訊所于浹

詭曰願復至万安以故部三千人降声桓許之則密致故交戴國士

欲潜通贛萬元吉以兵中道劫去國士發其事即日見戮臨死有

詩云但知空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箇是才見古人情妾張氏尖

誅其尸北人迫之張密懷刃不受辱自刎死時戴國士思樹功于北

司司乘青文思乘其亮為人所輕悒鬱病危忽見于浹手擊之大

履升雷政肇升下有乞援云云蓋肇履此時未死究竟

肇泰肇履二人不詳其死事殊甚

匹者身字圖長江口身言人言在三年未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卒已
周宜興再召群小奔走其內初為泰來座主心竊非之家居不出及
南都再造馬阮用事益絕嘉仕進同里諸生能維樸負至性素与泰

季子肇升與太僕卿李陳玉復振師信豐以援贛圍十月贛亦敗亡
 士植避信豐之僻戊子金鼓桓畏嫌回向起兵南昌肇履敗績合故旅
 同劉一鵬下吉撫諸郡攻劉顛不下肇泰肇升以偏師間走南雄戰
 保昌之長館橋履升陣沒九月南昌被圍肇履乞援東粵兵未至而
 南昌旋大敗桓死士植與其子隱龍泉山中被逮急六子中書舍人
 肇願出不死復收五子肇誣士植歎曰吾所以不即死者以雲貴
 荆蜀之地尚在版輿得以有為今骨肉漸且盡吾河生絕食六日得
 死士植同邑有官生朱大厦及原任真定府同知廖穀城破咸不屈
 死初万安被屠梁于溪拘至南昌桓使人諭降不答至訊所于溪
 詭曰願復至万安以故部三千人降声桓許之別密致故交戴國士
 欲潛通贛萬元吉以兵中道劫去國士發其事即日見戮臨死有
 詩云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箇是方見古人情妾張氏尖
 誅其尸北人迫之張密懷刀不受辱自刎死時戴國士思樹功于北
 國驟責故忍棄其友竟為北人所輕悒鬱病危忽見于溪手擊之大
 叫而絕

陳泰來字剛長江西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辛巳
 周宜興再召群小奔走其內初為泰來座主心竊非之家居不出及
 南都再造馬阮用事益絕意仕進同里諸生熊維樸負至性素與泰

來交甚厚見國事日非常與泰來縱談天下事感慨相泣下乙及丙
叛將金駟桓北向引滿師為先駟破南昌泰來約維樸亭所募鄉健
並起北拒吳城小捷復擊以師焚其舟散頗震與龍泉之師相應未
幾龍泉失守楊郭諸公退守南贛滿師萬人臣郭昌泰來出戰陣致
城陷其子正像遂走粵西永曆中授平樂知縣卒于官維樸以
義附泰來洵歷艱難屢挫不繼事敗往就楚甘何騰蚊入幕中奉命
招李赤心逆卒終始不受官騰蚊題其墓道云明義士文學維樸
墓有與泰來同時起師于臨川者為曾亨應字子家臨川人以崇禎
甲戌進士歷官吏部郎中主選忤旨免乙酉南宮就款亨應募土人
城守未經練習敵至散者幾半守禦單一戰不勝陣歿長子有筠同
日殉父而大應子家之先也明經任潯州太守北師入粵潯城破逮
大應至梧州方巾濶袖揚步入帥門大發曰此吾死所也遂及難又
永豐錯紳唐兆恒猝起兵邑中亦死于亂

中州語 查東山筆 沈墨庵閱

吳汝琦

分注凌駟蔡鳳張垣 玩篇末小論云即駟風垣皆因汝琦見此亦不宜分注大約此書非作者所自錄故皆有脫

徐州吳汝琦者字奇伯幼敏意篤於理學程朱之旨以選育入

京師領教穎州崇禎中流寇出入穎亳間穎令缺汝琦代城守兼練
衛軍濬築儲備城外多設塹會賊數百騎分盜城東南猝墮塹驚潰
城大鳴鼓以應之遣壯士出逐北無何賊去時中大衆至丞尉恐鍵
門力士民號門魯萬汝琦令閉門入之而身背城嚴陣甚所練衛軍
咸願出死力賊及城令二三百人多執旗幟露南門疑賊賊走旗幟
潛健卒數百人疾出西門邀其後賊後隊亂多所斬獲適都督劉良

查東山筆 沈墨庵閱

徐州吳汝琦者字奇伯幼敏慧篤於理學發明程朱之旨以選育入

京師領教穎州崇禎中流寇出入穎亳間穎令缺汝琦代城守兼練

衛軍濬築儲備城外多設塹會賊數百騎分盜城東南猝墮塹驚潰

城大鳴鼓以應之遣壯士出逐北無何賊去時中大衆至丞尉忌鍵

門力士民號門魯萬汝琦令開門入之而身背城嚴陣誓所練衛軍

咸願出死力賊及城令二三百人多執旗幟露南門疑賊賊走旗幟

潛健卒數百人疾出西門邀其後賊後隊亂多匹斬獲適都督劉良

分從卒為儀衛甚
都八字似當在定
國來會之下或在
迎汝琦之下
曠其胆氣改今已從
卒為三儀衛也

鍊當作練

王援至賊西去既而新令至穎人感汝琦有所控訴不之聽而之學
新令忌中之謝歸甲申國友汝琦憤起与弟汝珠汝瓚同里王奉生
三人皆儒生也馳募旅扼賊壘白二將協擒偽官盜悖上南都擢汝
與兵巡道節之俊副提兵劉世昌立忠義社誓死國詔以獲賊功授
歸德府推官時睢陽鎮將許定國擁眾數萬騷擾不奉命按臣陳潛
夫遠巡境外汝琦之任定國令中軍即寧陵迎汝琦見單纓輕裝送
容指頽懾汝琦膽氣分從卒為儀衛甚都入睢州定國來會將士咸
震鼓汝琦笑曰有如將軍不見諒一老兵足矣定國盡叱去汝琦推
誠鼓以大義定國泣就盟汝琦醉卧其帳中示不疑因勸其上疏自

陳復請止私稅禁擄掠布安民通商二示與志進畫一定國悉從之
初汝琦甫受職上記閣部史可法今定國驚將也西部精鍊又當衛
宜急深結之為吾用不然彼一搖足蕭牆之患也閣部曰善及定
國一志南向喜曰吳司理為吾平心腹憂巡撫越其杰令誅督從恐
後汝琦往白地方淪賊小民偷旦夕之生安知大義急則盡走為賊
不勝誅也事乃已會部選張嶽司理歸德汝琦且歸與平伯高杰令
其將王之剛力挽汝琦閣部為特疏許定國以數萬不律之師心持
兩端吳汝琦單騎收之革心內附勤勞未酌而銓部張嶽之補不知
置汝琦何地于是以原官監紀旋署知府事俄與平杰且以兵力

發汝琦調和軍民克贊行間事汝琦復上記閣部定國歸命之後上已加爵而勅命未下前上王之剛構上今解釋未久大兵西指彼能無疑惧乎來札其在所云定國不敢負國家恐國家負定國知其懷疑者深矣望師相不憚玉趾親按河南收定國于軍前彼所深願或亟請勅命畫汛地以安其心一有不虞失策不小且中州數十寨各結兵第餘雖名內向無所統一至鼓舞諸義送其精銳安置得空恃為干城恢復河北實所攸賴此機一失殆不忍云可法不能用後與平果有睚州之變汝琦即詣興平營希之剛盟乃獲按兵而南上智帥始悔前記不用大司馬張搆力薦汝琦擢監軍道上事加一

級定國遽歎北以師壓境之剛上不能支潛避汝琦南避汝琦毅曰歸德係江淮北鑰必死守以待援之剛竟遁去兵益單汝琦任城守而勸御史凌駟速請援于上北師行未數里北騎已至駟復入城汝琦曰此救百土兵何能為等死不為夜劫敵營律一勝或可鼓民兵固守令之此救百上無一人應者汝琦駟及司道蔡鳳力堵三日府縣受間閉門降三人粹被執汝琦厲聲呵之不一屈膝遂先遇害既刑頸無滴血北師異之為給報驗時年五十有七長子廷杰大妻陸氏死殉之次煮次鶴皆諸生駟鳳亦不屈死未幾淮南有男子病忽起舞作汝琦言吾已為此都土神里人立祠而棲其主往迎煮鶴主祀徐

州張垣為通判城將陷自縊

論曰南都志在江南視河洛如瓠脫即史相國志保淮浦未能經
營河洛之間自汝琦赴歸德而睢鎮鰲將坐擁萬人感而南向則保
歸德所以保江淮也不以此時用睢鎮顧遣仇譽入其汛地因疑生
及與平故首而睢鎮北歎矣此亦事勢可以逆料汝業痛哭陳之無
有度者中民存亡之幾係于歸德可存而亡不關歸德予過歸德輒
悲汝琦即剔鳳垣皆因汝琦而成名汝琦亦人傑也哉

楚語 查東山筆

沈墨庵閱

何騰蛟

何騰蛟字晉望貴州五開衛人浙江山陰籍也天啓辛酉鄉薦崇禎
初知南陽流寇每躡其境騰蛟訓練鄉健每二十四營禦賊多有斬
獲威惠大著九年從巡撫陳必謙敗賊於安臬論功人為武庫主事
僉事懷隆治兵淮徐斬賊首王道善程繼孔等撫軍史可法大器之
騰蛟善星氣每言晉燕分恐有變輒唏吁歎息十七年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湖廣迄三月而前言大驗福藩立南都急奏請以傅上瑞為
長沙道章曠為監軍道各練兵一萬于湖南北以自強隱勦左良儼

報可加兵部右侍郎提督川湖雲貴上言樞星者朕司主官，迺來
微垣中光芒若隱若見，云臣下不和國事危疑，天市垣居臨良位
乃金陵分野其明，冰弱主天子憂危不決，伏乞陛下酌寬猛之宜，妙
鼓舞之術，舉朝大小臣二和表麟國以挽回天意，乙酉南寧侯受主
素啣士英又畏敵區御史黃澍曾劾士英被逮，急益勸良王借淋中
所進太子為名，部兵東下清君側以騰蛟行騰蛟不可解印，密授家
丁無為賊所得而身往諭良王，良王強持之登舟次漢陽門，騰蛟夜
伺間投水順流下得漁者扶起，間走長沙覘爰楚人聞其不死，傳以
為神已而南都敗唐主起閩中人心回惑，騰蛟布告出師畧曰悲哉

今日成何世界騰蛟身當重任奮不顧身志惟一死語云死士一萬

橫行天下苦寒此七尺耳即否往無不濟復君父之大仇雪人倫之

大恥昭臣下之大義此七尺又何曾死騰蛟不敏標下死士三萬願

為誦公首獻空一字張將軍璧先出茶新都將軍忠曹將軍曹出猶義合

顯章貢亥將軍出醴萍狗表吉周將軍全出醴滋又請號召忠貞十

八鎮出興歸李赤心高世振聯絡川蜀各師泛瓊崖并下荆襄既無

東憂又張西勢并力合勢脈氣在我况劉將軍胤承以寶師馬將軍進

以荆師王將軍空字以岳師盧將軍鼎以武昌表吉之師表將軍以本

營之師王將軍鳳年鳳衛以援勦之師董將軍總提督標之師張四

牛三署將以澧州之師水陸步騎百道並出或駭其首或繞其背或
抵其脅或披其腋又齊秦豫浙之雄兵柯陳袁麻之義旅動以百萬
引領南望將一呼而百應事在今日諸君豈有靳烏今與諸君欲從
騰蛟言富貴可久妻子可保執讐為忠臣全骸為孝子不從騰蛟言
富貴朝露妻子俘虜為奴日為賊子惟智者擇之况朝廷之法紀尚
在大祖高皇帝八行烈皇帝之靈爽赫然騰蛟蛟秉尚方不畏強敵寧
畏悍帥義旅所指戮力同心無惑檄到當是時南寧病死其子與逆
澍以武昌北降騰蛟保長沙七閱月方檄馬忠王鳳昇將軍駐岳
聯絡鄉團捍閩金陵之及士心震沮時閩中初造地邊勢隔所恃騰

蛟一念忠斐楚南半壁係屬不去唐主以騰蛟安輯功大其爵賞以
崇西南封定興伯以兵部尚書督師騰蛟疏請親征有云皇上以高
皇帝神孫處南陽聖運遐迤通情正需此日古丁機一失安能再來河
南為天下之中荆襄居上流最要誠能力破茂謀獨持神斷大勢既
張大權在握天下全局指顧間耳夫餉不鬼輸日靡則匱兵非裨運

前云已而南都敗唐主起閩中矣此云又復叙南寧病死及捍閩金陵所往彼亦能來臣等疾首痛心
之爰云云自考是時至士心震沮五十二字直節却可也
進丙戌閩敗十月桂藩擁三千

肇慶封騰蛟定興侯明年丁亥北師下楚騰蛟與戰敗績時主蹕武
岡騰蛟來歸武臣劉承胤奪主權自制騰蛟若請移蹕疏畧曰臣

牛三畧將以澧州之師水陸步騎百道並出或騷其首或縛其背或
抵其脅或披其腋又齊秦豫浙之雄兵柯陳袁麻之義旅動以百萬
引領南望將一呼而百應事在今日諸君豈有靳烏今與諸君欲從
騰蛟言富貴可久妻子可保執讐為忠臣全辭為孝子不從騰蛟言
富貴朝露妻子俘虜為叛臣為賊子惟智者擇之况朝廷之法紀尚
在大祖高皇帝八行烈皇帝之靈爽赫然騰蛟蛟秉尚方不畏強敵寧
畏悍帥義旗所指戮力同心無惑檄到當是時南寧病死其子與逆
澍以武昌北降騰蛟保長沙七閱月方檄馬廷忠王鳳昇將軍駐岳
聯絡鄉團捍衛金陵之多士心震沮時閩中初造地邊勢隔所恃騰

蛟一念忠槩楚南半壁係屬不夫唐主以騰蛟安輯功大其爵賞以
崇西南封定興伯以兵部尚書督師騰蛟疏請親征有云皇上以高
皇帝神孫處南陽聖運遐邇通情正需此日古丁機一失安能再來河
南為天下之中荆襄居上流最要誠能力破茂謀獨持神斷大勢既
張大權在握天下全局指顧間耳夫餉不鬼輸日靡則匱兵非裨運
善用斯強不圖其全終隔于一我之所往彼亦能來臣等疾首痛心
誠不徒以送料也駕即延三師終不進丙戌閩敗十月桂藩擁三千
摩慶封騰蛟定興侯明年丁亥北師下楚騰蛟與戰敗績時主蹕武
岡騰蛟來歸武臣劉承胤奪主權自制騰蛟若請移蹕疏畧曰臣

等推原禍本其端不一大率上下之情不通父老之氣不奮形勢之
笑不豫嫌疑之實不消今使益罔果有山川之險兵革之雄米粟之
富粗糲偏安並未有一處一隅而圖天下者 永正清桂林益恙審楚
粵之要莫先全永侯衝常報復仍還湯沐主上一命行而嫌疑消形
勢豫父老奮上下通矣主頌然之獨承胤借別端以撓大計騰蛟復
特紿之有曰承胤所爭者不過蛙蟻小鬪臣與天下抗盛衰之運承
胤所爭者不過螻蛄虛名臣與世界辨人禽之別未甚武罔破承胤
北降及借北師借騰蛟家屬騰蛟繼母孫妻徐在繫徐氏間致騰蛟
書曰母近旬妻亦命婦豈不能如王氏之抉喉而死實疾望六兵

未敢麾下諸大鎮寧盡若承胤負心者哉救之不救惟信到王氏者
騰蛟小妻之曾被擄節死者也騰蛟答書云夫為忠臣妻為節婦死
六月恨族屬無干婦女既入網羅便是劫數所不忍言者王陵之母
千古傷心趙苞之報寸衷難盡耳已而徐亦自盡俄北師至主踉蹌
棄桂林之南寧騰蛟收殘卒于柳州復取桂林戊子率將軍趙印選
胡一清焦璉曹志建復興安圍全州八戰皆捷三月取之又復東安
因乘勝永州與馬進忠扼守常德七月進忠戰麻河大捷北師格死
幾萬人詔封進忠鄂國公與都御史堵胤錫同駐常德而騰蛟駐衡
州為鄂援嗣胤錫與進忠隙初胤錫所招降閩賊之姪李赤心其十營

之在夔州者并來常德以自車常德士民畏赤心殘而進忠亦慮其
軋已縱兵民數萬舉火焚壁以其眾渡湖南而亂錫与赤心亦棄城
渡湖南若追者騰蛟聞之六鬪湖南豈能容此十萬眾且相牴牾者
勢必內交急請于主諭進忠出攻長沙赤心出援江四應金聲桓騰
蛟單騎至湘潭暫行己丑正月赤心至湘潭受約且行而進忠先以
宣威作揚甲一軍來就約全師未至時騰蛟故部徐勇者已北降偽

焦連

泉州恐當作全州曹志運當作曹志建焦連作騰蛟觀其營狎為所劫勸降騰蛟怒六声

卒于其進忠不進而衛國胡一清開國趙印選棄永州退守泉打永
之勝也死一變移宣威不得暫師既在單騎入城者七冒矢車傷
國曹志運亦退保嶺峽開國宣國焦連部將常起蛟亦退保平樂赤
心之師竟回還走梧州主贈騰蛟中湘王謚文忠自是衡州復陷楚
地盡亡

之在夔州者并未常德以自車常德士民畏赤心殘而進忠亦慮其
輒已縱兵民救第舉火焚壁以其眾渡湖南而無錫与赤心亦棄城
渡湖南若追者騰蛟聞之六齧湖南豈能容此十萬眾且相牴牾者
勢必內交急請于王諭進忠出攻長沙赤心出援江四應金聲桓騰
蛟單騎至湘潭暫行己丑正月赤心至湘潭受約且行而進忠先以
宣威作揚甲一軍來就約全師未至時騰蛟故部徐勇者已北降偽
為明服稱叛北還南請騰蛟觀其誓拜為所劫勸降騰蛟怒六聲言
之騰蛟死於一夕揚宣威不得暫師既在單騎入城者七冒矢車傷
卒于其進忠不進而衛國胡一清開國趙印選棄永州退守泉石永
國曹志運亦退保嶺峽瀾瀾宣國焦連部將常起蛟亦退保平樂赤
心之師竟日還走梧州主贈騰蛟中湘王謚文忠自是衡州復陷楚
地盡亡

閩語一

黃道周

閩語二

查東山筆

沈墨庵閱

曹學佺齊巽周之夔

曹學佺字能始字驍石倉福建三山人萬曆乙未進士歷官浙江參政

按察使廉潔自好為忌者所中察典去家居著述常直書張差提擊

少司寇王之案沈寃事崔魏擅政立三案鈎黨指學佺為鈎黨除

名為民詔毀其書崇禎初復起廣面辭不赴閒居二十年騷雅自命

株一代詩家名石倉詩選累薦不應時周之夔字章甫授茹州司查

以事迂。復社諸公意罷歸章甫以名高自負及不理于復社益倔強
獨立閩中諸貴夫士大及官閩諸賢人多自附于復社好擠不附復社者
繇是擯絕章甫不與通。邇來惟能始初無成見白其無它常以詩文交
好乙酉擯武起閩擢能始禮部尚書凡儀制祭告大文多出其手嘗
草創艱難迂臣猶持門戶學任心憂之稍申一言即與群議不合大
學士張肯堂獨從其說未幾肯堂再眾忤入卅山及駕幸延平
學任留守時局之變心擢給事中募練家丁以圖一證丙戌八月延
平失守駕去不返福京問及守者解去鄭芝龍撤海大軍入海蓋城
遂空學任逃入鼓山度為僧有貢士齊吳於呼武健復起揭竿變味

門大書倡義二字以學任品望尊入山迎之吾任曰我志也成與敗
非兩遂趨即不成死之矣因盡散其家募士得數千人且起鄉人徒
閩粵志不固人請迎降者使人暗危尋解散之十去六七學任見勢
促曰吾固知不遠矣閩章甫學家丁北拒眾散敗死學任大慟問求
其尸殮之尋吳復歸鼓山即日促家人治榼榷棧乃赴湧泉寺投環
家人為下數四學任捨經稽首曰余之不得死以未奉佛故余披緇
而儒歟乎因懺佛前誠必西向就環甫及環已逝子某丁卯孝盡夫
有孫某幸存能始既死齊吳猶以大義呼諸敵詐散者甚眾尚有數
百人誓死不去或勸吳且逃隱吳不能曰我尚為兩姓為古之烈士

一以當百今死士數百可當數千敵遠來寧必勝乎或請立營城外
慎守要害則進退如意若專守孤城敵衆我寡萬一圍困不能分守
將善之何與曰守城郭不如守要害知兵者多有是言今則不然我
以衆出士人即開門以待敵矣不如堅守及福州破吳被執不屈死
之數百人皆死吳事某常身佩利刃防不虞至是亦被執方牽詣訊
處手疾起自刎為左右所持創半復甦敵嘉其貞烈戒勿犯乃求夫
尸葬于祖墓諸紳士皆爭禮之

閩徑三

杏(東山筆)散

沈墨庵補述

黃大鵬林塗林汝翥劉中藻謝宮錦陳際熙陳泰鍾潘啓煊

吳炳金廉澤王士和胡奇偉周定祜

傳曰嘗延平失駕嘗閩中六臣自曹能始仗節而外或避或歎丙戌
以後復謀殺事至死不悔者徃徃曰王郎國而起至于堅守不佞能
以身殉在丙戌秋冬之間者吾由事後考之閩口閩隘莫重於仙霞
鄭師棄閩而巡閩御史黃大鵬衣冠衝刃為最烈故首書大鵬西云
丙戌秋冬之間也鄭國奮興彼此相應或攻圍郡邑或連下名都如
事不終力竭而身從之者大義凜然故繼書林塗林汝翥劉中藻儒
者有守身之學身不任事號曰子衿而志不可奪者為謝宮錦陳
際熙故次書之建安有陳泰鍾者負氣傲物矣後時貴但不得意

乘間舉義以快一時之宿憤而能与鄒國同盡故次書春鍾有与泰
鍾同邑為潘啓娘以書生建言試兵部司務管儲賢館事与誠素伯
劉孔昭同寓會城之白雲寺曾見孔昭所携其祖伯温遺簡簡世授
襲職者相傳入閩中有急開之及唐敗孔昭急啓重封得内秘封絕
小外書隆武二年開已賊而不知非偶及啓小封則又素箋一頁上書
元年者十二核列之無一語不知以故啓娘竟以前曾招兵被拘烈
死故終書啓娘此皆閩產也其有慕義入閩而死于閩為宜與吳炳
己未進士戶督學江西間走朝請拜兵部侍郎督師汀州者武進
之金廉澤以明經備兵漳南及三走汀州不遠北兵至汀漳吳宜興

引縊楚寺中金武進不屈見教此南國人物而得書于閩者也南昌
周定初王十和進賢胡奇偉先後入閩士和授知延平府延平失駕
士和取佩刀自刎能不為敵殺故先書士和胡与周皆兵部主事福
州破寺偉見齊雲倡義漢珠門六起事草中事賊被執語不恭訊
若不敢庭決尋就刑于江右都司定初亦見執死之故繼書胡奇偉
周定初此江右人物而得書于閩者也

論曰當時南浙江楚之士奔赴八閩大率功名富貴之思邀榮一日
初非感奮孤忠力持大計為弋過之夏靡效南陽之耿鄧者也故鄒
氏納款恣隱恐而遁歸延平出止即反顏而受事獨此十二君子

望未隆不託言于明哲艱難日甚竟厲志于塵沙凜然秋霜魂依北
斗余故次第書之又豈五等閑藩三公墓閣所得並列其間者哉
閩語四 查東山筆 沈臺庵閱

王祁

王祁字知止號拱哲少時為太倉瑯琊之家僮乙酉三吳事敗祁走
建寧之淨慈庵剃髮為僧髯豐大面顴黑緇衣相向多欹歎動人僧
戒秘而堅蓋許祁以死者教百跣矣詭稱諳術數能縮水令乾便步
入海眾惑之丙戌唐事敗時鄖西王常湖六度為僧托鉢壽寧之鬼
足洞王頌長明機事性好識曰鬼得足不死矣雜僧跣中意氣自別

好言佛事裊其眾洞內外人咸異之爭飯王明年丁亥春祁六僧服
募洞見王王曰僧何山祁曰行脚耳王見祁髯在曰今髯衲皆非僧
有脚能行也祁已知王非僧曰行脚改行教髯鬼矣王曰鬼有足無
妨也因指洞名為識祁笑曰請與鬼以足夜共寢處密言所欲祁別
去徧踪跡王所善僧伽及諸齋主久乃露王于洞之內外人且曰王
佛祖再生為主運又自言精天文家及奇門六壬等數學有法呼兵
至於是眾頂禮惟命得壯士三百人將起事稍為壽寧鎮將所知
出捕洞洞故壁立不可躡時洞外人皆入洞起級保鎮兵仰洞無如
何祁乘夜率從間道率眾出疾走壽寧壽寧兵盡壁洞外城單入

走其縣官時府檄政和兵共援壽寧祁又聞釋壽寧取此知詳上以尉不擾取民間一物送巡復還洞會建安令躬詣鄉督糧吏役需者大擾里老辛衆前羅訴令不与直衆喧攷入建寧控許之郡令恐上官見督粹蜚語鎮將鄉之人且為亂明日衆詣郡鎮許閉門登城覘弓累有好事者大呼縣令誣我等為賊与一決之遂奪城外所設保甲兵器咸仰城以防鎮兵之啓門遂出也初無窺城者偶火鏡中鎮之倒衆知不可解各呼其鄉之人咸怒令闕起共迎祁洞中祁以鄆西常湖主兵而身為國師奉隆武正朔祁以兵王命出郡衆亦署官屬下建安四月攻建寧道臣顧南涇棄妻子匹馬走浦城索援未至

而鎮部騎者易視祁步卒閉門縱騎出祁伏卒橋下火擊騎倒騎盡潰先是祁所善僧各以蒸微示城中齋主城外或警則出木器投巷妨馬足遂有好事共奪門入祁等而騎軍還礮木不得展盡被殺為是月之七日也祁令但誅害民者餘無所問奉王居建寧于是壽陽政和復下時方國安所遣部卒散走山岩者咸就祁鄉義曹大錫者雄祝山中亦以兵來會戰甚力而城紳士願給餉北師攻圍數月輒不利玄明年戊子建國公鄭彩乘勢以魯監國命督海師再祁共攻福州已逾三月城垂破彩喜故忽去當是時桂王三摩慶馳封祁鄆國公祁乃分搗浦城攷斷仙霞為固浦城不即下北師提督

等重師來援祁出戰不勝閉門嚴守久之飢往資粟海上國位上
成功許諾而閩四月之四日天霧四塞城守迷因北師梯木上祁峯
大砲砲裂及焚祁受創殄令城中盡舉火祁自投火所部將卒盡焚
無一活者王為亂兵所殺成功以餉至無及矣



程